

常讀書說筆存
語說附年譜(一一)





說書讀
譜年附
(二)

著諾承胡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一一五五上

壽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編主五雲王
續初成集書讀
種一他其及說書讀
冊二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復

讀書說卷四之上

君德

人主所當學者四。帝王精一之傳。一也。治天下大經大法。二也。古今治亂之迹。三也。天人感格精微之際。四也。精一之傳道所在也。大經大法法所在也。治亂之迹事也。天人之際理也。道與理治內事與法治外。內外交脩。學問之道備矣。性之所具雖美。加存養之功則益瑩。故匡衡曰。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今侍從日講古所云常伯之職也。昔四輔既備成王鮮有過事。漢成帝時爲經師者。朝夕入說尙書論語。金華殿中又詔親侍之臣。皆受經於碩師。旣無作輟之期。又非隨牒而遷。故在君側者。莫非端士。入君耳者。莫非善言。孟子一暴十寒。一傳衆咻之喻。適可正明代經筵之失。但其語太直。廷臣不敢顯陳。人君取而書諸講幄。間亦聖德之助也。朱穆曰。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天地之氣。以正而和。以邪而乖。君德亦如是。君德旣正。和氣盈于兩間。人則相親相愛。物則並茂並育。君德不正。乖氣盈于兩間。人則相戕相害。物則弱肉彊食。故爲君之道。必使正氣充于人心。則太和洽于天地。置輔建親。所以佐助居正之業。聽言納諫。所以匡扶不正之失。執大本。長庶物。與元同體。故稱元年。秉直心。杖大義。常行正道。故稱正月。不以人之情欲害其天德。使純健之體。無所虧損。故稱體天行健。而自強不息也。王者無外。其令旣出。卽無不成之事。故王者之令。不可輕出。當以義爲質。而又協諸輿情。所用器物。皆無虛設。必象

天地四方或以色象或以形象要使色皆正色形皆正體也清廟盡飾以茅屋存古大路致美以越席示儉事天則欽翼祇栗承親則溫恭敬順臨朝則端正儼恪享下則嘉惠和悅物有其則禮有其文所謂威儀也時當豐美則交於萬物者亦當稱其富厚故天下已治不可不興禮樂使苟且粗疏鄙僥倈儻舉世悄然無溫文之度否則奢侈僭擬恣情極欲舉世蕩然無法制之守也脩省變異自有經義不可齋醮祈禳開淫祀之端縱囚肆赦決僥倖之竇時巡省方順天而動不可因嬖幸之請輕法駕之尊使若輩張威郡邑攬權道路綱目書巡行二十九皆譏也雖曰人君不可以我累物故以勞居逸則無爲而治以逸居逸則叢脞而亂桓公有憂中國之心江人黃人不召而至迨其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不可如齊之桓公唐之玄宗慎始渝終因致禍亂也勿受嬖幸獻進勿爲嬖幸徵發凡節儉約省之事出自君心考諸聖學毅然爲之不可與臣下商略謀及臣下則從道不堅不勝慾憲之言矣慎己所獨嚮察衆所共疑爲民害者忍而除之賢之旣得者稱天以用之百姓無知犯法者罪已以訓敕之敬慎所未見竦懼所未聞或刻盤杼或銘戶牖不可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使賢智竊歎百姓愁苦朝有小明之悔野有大東之怨也廣擇賢才使盡其謀慮關白宰相使審其當否古人有云謀從衆則合天心唐太宗曰循正而行自與吉會不可綜搢衆事備畏臣下使君臣相猜奸邪並進馴致政令煩多前後相承省覽不給羣下因以生弊緩急重輕皆能爲害章雖下而有司不復以待賄賂之至也人君非躬嗜殺也以攻城得地快心不恤民之死生離散卽嗜殺也或畏人不服而宿兵以威之嚴刑峻法以防之亦嗜殺也土木之役玩好之聚

轉死滿山谷。流冗盈道路。亦嗜殺也。聖明之君。不但無罪之人。不以膏草野。天下大定。而省刑薄斂之心。無日忘之。至於若朽索馭六馬。戰兢臨淵谷。以心所感發之理。通於感所未形。以理所必然之心。矯乎情所欲肆。不惟不忍取敵國之民。以益吾民之數。亦不必殺一方之民。以救天下之民。而後爲不嗜殺也。喜怒哀樂。不失其節。是以調和萬民。變理天地。若於此或倒置。必天下害氣有結爲世運者。君身喜怒哀樂。爲害氣所馮。是以當喜者怒。當哀者樂。不自知而發悲憫於小物。亦不自知而貽大害於萬物也。不可居心不敬。役於耳目。使精爽或馳。而百度失貞也。國語載厲王二事。一監謗也。一專利也。以專利之心。張監謗之網。卽以監謗之威。盈專利之欲。然非曰吾敢於爲此也。專利則眞見匱乏。而後專之。監謗則眞見不知道。而後監之。果匱乏邪。果不道邪。抑操是心而不可饜足。不可容忍邪。必也布利而懼難。布利者。不必推所有。以與人。因天地所生之物。養天地所生之人。不曰此吾土地所生。惟吾所用。而以其餘予人也。懼難者。不必多疑。民之不可駕馭。惟以天下耳目。助在己聰明。不曰此固非所宜言。是爲大不敬。是爲大不道。而爲法所必取也。不可使邪臣窺其意。奸民探其緒。假衛巫以大權。擅榮夷以厚利也。

內庭

漢高祖卽位踰年。而太公名號未定。家令之言。以諷諫也。高祖善其言。而賜之金賞。其緣彼而備禮於所尊。且以示天下後世之法則也。文王之德。所以至於極盛者。上有聖母。其成之者遠。內有賢妻。其助之者深。故祀先宜家。各得其道。閨門之內。極其和。宗廟之中。極其敬。屋漏隱微之際。莫非道義。一飯之頃。未嘗

違仁倉卒之際非禮不動也禮稱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女未可行則待年於母家所以絕求望塞非常自此之後雖缺不補所以省約燕私長保期頤也杜欽舉此以進成帝蓋舉前代之約以正後世之奢防閑之意寓於不言使人情安於所習而不覺其難也王鳳循故事而不能用後世遂無稱引此說者矣宮闈之內求賢審官於臣下勤勞分別大小而賞勞之此女主佐治之事趨走承順小勤小勞也奉職守官大勤大勞也所謂求賢審官者止此而已后能辨此則識度過人必克贊成帝業至於黜陟薦引則非女主之事不得以險詖私謁干預外廷之權也總之西漢之時猶有窈窕德象女師諸篇爲後宮所誦習班婕妤賦云陳女圖以鏡監顧女史而問詩是也後世女訓無聞椒房無所取則成帝雖減其用度而身爲侈靡宮中之寵後來居上是以匹婦之說不可勝聽漢庭之亂不可勝救也禮以己怒人故天子之后父母猶得而子之不奪人親之義也不使后族與政蓋有深意見於經者宋三世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親者出奔國家廓若無人朝廷久空疾其末者正其本故春秋舉齊桓誅哀姜元帝不赦發長陵傅夫人家二事以明事關大逆雖有詔恩不得原也耿育之疏其爲邪說甚明史家胡以不刪大抵朝廷每有一事必有人焉倡無禮之言爲奸人解網上熒主聽下亂國法所云言僞而辯王法所必誅也哀帝於此能如叔孫昭子不以豎牛爲功蔽罪趙氏固云甚善或姑貸趙氏以

全私恩。但將耿育伏罔上之誅，則漢家之事猶可振起。惟沾沾欲報趙氏之德，而忘劉氏之仇，縱邪臣妄說，誑亂後世，天下已窺其無能。祖宗亦不享其禋祀矣。班氏詳載育疏，以著其案，使萬世共罪之也。

東朝

三王位三公於世子之上，春秋尊世子於三公之上，雖禮之威儀各有宜適，總不若秦漢而後有常尊者，與前星之天象符也。春秋書子同生喜有正也，雖未正位，必舉以禮，明示竟內，以定民志，亦重本尊祖之義。天子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必就學於外者，尊人倫之師，重先王之道也。及其正位東宮，特置太傅一官，職輔導之事，禮敬如師，而不領官屬，官屬則少傅領之，示不臣也。所以張敞才輕，謂非師傅之器，陰侯戚里，終同視陋之嫌，又選文學之士，必端其心術，程其器識，望其威儀，薰其德性，坐則誦詩書，行則習禮容，不習慘刻之學，不取浮華之譽，不參比周之黨，所謂承華之闢，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直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大學，蓋言前後左右莫非正人也。有所欲爲之事，必先考諸師傅之訓，訓所素具，而後導其爲也。有所欲致之物，必先稽諸肄習之業，業所不悖，而後爲之致也。恩有相及之序，齒有長幼之節，以貴德尙賢，爲他日用人之本。以上德尊爵爲他日慎名器，裁恩俸之本，要使受正人君子訓迪，而無疾怒之心，行孝弟仁義，恭敬愷悌之事，而皆出乎天性之自然，故易曰：黃離元吉，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之道，順成其業，是以大吉也。又朝臣不可私侍太子，恐有君老之嫌，宿衛之臣不可往來東宮，恐有宮甲之嫌，詹

事之官不可罷。恐有儲位不以時定之嫌。其或軍國重事。命太子總領者。臣下奏章。仍於御前啓封。太子先閱大綱。從旁參決。予奪可否。仍以父命行之。非謂全不達御。太子自決也。至於尤不可者。將兵與受方面之任也。蓋太子居外必嬖子。居內爲國人所窺。皆有二心。奪適之事。宮內造端。宮外響應者。不謀而至。此最危之舉也。秦人嫡子初生。不令人以名。他日或有餘子。則擇其勇猛者爲嗣。故春秋秦君之卒。多不書名。外之也。惟營稍得書名。錄其賢也。漢元帝之生。在宣帝潛邸中。宣帝卽位。卽當正東朝之禮。何以霍光秉政。不行此事。遲至光死之後。然後行之。光之不學無術。不其然乎。晉襄公卒。國無定儲。爲大臣者。遂欲舍子而他立。人持一議。各右所私。終於不可行。而生鄰國之難。雖諸臣謀事之過。亦襄公不蚤建之失也。衛襄世子有惡疾。迨公將薨。乃命其臣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爲亂。敬嬴私事襄仲。而屬其子。是以嫡子見殺。皆危道也。宋太宗賢君。而立儲一事。極其猶豫。大漸之時。幾有齊桓之禍。賴呂端持正。僅得無事。脫遇史彌遠。將如之何。此臣下所不敢言。人君當自觀省者也。

藩邸

朝廷之上。親有常恩。賢有常任。親者自親。不必侵賢之職。賢自爲賢。不必賴親之寵。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昭季。同登三事。五叔無官。是其義也。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事展親。在位子弟。皆蚤任以權。是以童昏並進。驕奢累積。沈溺放恣之欲。晏安酖毒之病。往往極其所至。而家國俱害。適足爲世戒也。春秋之文。公子貫於先君。惟世子母弟以今君錄之。親親之義也。親親則直。致之有涉於民。必立法以

善後不以小忿廢懿親。親親也。不以私恩貽民患。仁民也。不以愛親殘其民。不以愛民妨其親。誠信之中。自生經制。享崇高之奉。無治民之責。立法善後。無過於此。漢初藩國之制。天子獨爲置丞相。其王國之官。自內史以下。皆得自除。諸王又於許除之外。私置御史、廷尉、博士之屬。所云內史以下。守土之官也。徵其租稅者也。御史諸官。皆其自置。則法令刑辟選舉之權。悉不領於天子。是以謂之外重。吳楚之後。一切奪之。山海之利。亦不使專。而後合於古。非過刻也。甸師之制。所不可廢。惟景王殺佞夫。誠爲不友。又在父服之內。思慕之中。而害先君遺體。故君子深惡之。以爲失子行也。鄭伯失教。叔段畔逆。二人各有曲直。孔穎達持論甚平。漢諸王擅爵人赦死罪。而天子不禁。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剗之笞服其臣。使證其君。故中山有聞樂之泣。君子傷之。六朝則假以重權。權重而禽獮。秦隋則御以嚴威。威積而草薙。皆失先王之意。而行其私意者也。褚遂良一言。而藩服之禍。遂得未滅。是以君子有取焉。明太祖取天下於元人。故其隱衷。惟以防胡爲亟。又卽位未幾。卽有奸臣之誅。故其心又以防奸爲亟。晚年所以重諸王之權者。蓋以外扞元孽。內禦奸邪也。此其爲心。原與衆建諸侯。以固磐石之義不同。故一覽葉伯臣疏。卽以離間致罪。蓋大拂其指。而疑爲宰輔游說。不但非所宜言也。易世而後。爲宗社計長久。亦當上體高皇之意。徐參賈生等謀國之說。要以權歸朝廷。統一大宗。雖以漸圖之。不爲失時。夫賈生取譬體牌斧斤。何嘗不欲以漢法整齊諸王。但以賈生行之。必有次第。不失禮讓之風。量錯則鹵莽急遽。無仁恩和義。所以藩臣倍叛。而景帝亦寒心兩宮閒矣。當建文君卽位。未及踰年。改元數月之間。卽殺一王。廢二王。能勿亟乎。不知當時謀

國諸臣操斧斤以剝體魄者何若是峻烈不惟不得賈生之意視量錯爲更遽謂之何哉謂諸君子爲失計固不可謂得處事之宜於以安社稷定國家免生民於湯火弭忠貞之誅夷亦未可許也大抵後人學問彷彿古人未審義理之實不諳緩急之際居多往往以此誤國而身名殉之故精義之學尤處事筭縷也賈生爲文帝謀所以彈壓諸侯瞭如指掌以後事觀之無不符合蓋生之計欲文帝王其兩子於淮之南北自淮以南至江爲一國自淮以北至河爲一國而以帝二子居之以輔翼太子此二國者橫經中土三吳三齊皆在其外長安之勢益固此勝算也文帝但從淮北之計而以地益梁北至泰山西至高陽徙淮陽王武居之謂之梁王未嘗從其淮以南爲一國之計亦未徙代王參於淮土是從誼計者半未從者半也蓋文帝處心積慮不忍絕淮南厲王之封欲以故地王其三子故不從誼計數年之後卒王之誼復極陳其禍當時亦不省也觀後日吳楚反時止一梁王抗其鋒而江北之王未聞與梁爲犄角以淮南三子非梁至親故不救助也若文帝徙代王居此梁代二國手足相救其抗禦吳楚更易爲力且形勢旣壯未必不先折其謀不敢合從西向矣然後知賈生計果善也至於藩王自處亦良有法河間獻王以禮樂爲學史家稱其大雅不羣東平孝王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遂爲古今賢王之首稱北海王陸因永平中法憲頗峻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常遣中大夫入朝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詞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耽其匿迹若此此三王者禍何由在乎范氏引晏子幅利之說而美明帝

節諸子歲租亦救敗保終之篤論也。若淮南王安文章之士與畔逆相距懸絕而爲賓客所誤引而卽於畔逆若跬步焉樂浮華遠篤實也。夫浮華則志奢奢則不孫宜其於畔逆之路一引卽去耳宗祿之法苦無善制明末最受其敝必也五世之內受祿天子五世以外親盡則祿亦盡聽其自爲生計但存厥屬籍以免婚嫁之瀆族類之夷加以復除身家稍別黎庶爾此外亦無可如何也。若賈誼之書亦曰地盡而止未聞更益以地以待生齒之繁且漢劉輔唐李石未聞養以宗祿也可類推矣。

戚里

后父重於帝舅妻黨昵於母黨此末世敝俗非先王典制漢成帝初基后父帝舅同執國柄杜欽慮其輕細微渺之漸必生乖忤說王鳳推讓許嘉可免霍上官之隙且弭懿爽之釁豈非良策然使舉朝共美鳳讓主信之愈堅而大委任焉亦可巧奪許氏之權又非必非其隱情也成帝獨反俗情不用后家而用母家自以爲盛德之事不思盛德之事非勤慎警敏不能行也身溺晏安委政外庭后家母家同一轍耳晏安旣久禍發有日焉可救哉王鳳飾美名而大權歸成帝矯常情而大寶替雖事機之變亦運命之奇也西漢之亂始於呂而終於王中間武安博陸許史丁傅相續不絕履危者數矣故卒以此隕喪可不鑒歟明代垂典勳戚不聞政事故無兩漢之禍則初服貽謀善矣成就外戚令德不可不謹其交游蓋以貴戚好客誠爲懿行然游其門者必非安靜守約之士多屬瑕釁禁錮之人又且更相牽引轉相販賣其徒日多其勢日熾至於如此必有譖貨倚勢之行見諸民閒達於朝廷而災禍立至延蔓生焉漢文帝選長

者有行與二竇游處。二人皆爲退讓君子。陰興好施接賓。而門無俠客。所不好者。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所厚善者。知其華而少實。但私以財。終不爲言。謹慎如此。然賓客猶有廢徒者。故明帝曰。傾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也。若馮奉世父子。並居朝廷。論者謂器能皆當其位。非用女寵所得。郭況之家。雖有金穴之號。要皆出自賞賜。非求取請謁所致。陰興對貴人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王侯。取婦盼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此古今美談。後代準則也。其餘帝室之親。王信好酒。田氏兄弟以貪名。脩成子仲橫於京師。許史子弟比周中官。以陷賢相。定陵罪至大逆。竇憲立功荒外。而以末釁損其實。梁商願謹自終。而以凶嗣隕其世。風斯下矣。此列辟待之無法。寵至而生驕也。

治化

君子治天下。且無言致人感化。當先盡其區畫之心。區畫不善。使羣下同具之心。反爲上人設施乖方。俾喜怒哀樂一切抑鬱不遂。下情所以憤歎。上指所以格阻也。區畫之方。當以我與人相較量。隨吾身所值。上下四方各處乎當然之位。遂其當得之願。又以人與人相較量。雖千萬人之紛雜。而親疏厚薄。隆殺先後。皆予以不爽。不使滲漉倒置。而在此有餘。在彼不足也。後世治績。所以不如古者。其所云利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致治之事。所云不以害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防亂之事。此由學之不講。不能知治亂之本也。且所云利民而欲施者。未必真出利民之心。所云害民而欲去者。未必真出不忍害民之心。此由私之未盡。不能得性情之正也。故其道必先積學以明理。不貽害於興利中。又在修身以去私。不以利民爲自

利之門俾所行之事有名無實有始無終而與於不仁之甚也故措諸政事惟當順天之命成人之性好生惡殺所以順命也正紀綱重倫常本教化所以成性也心存乎天故無偏頗政法乎古故無謬戾以此施行然後風俗齊學術端上可以持一統下可以守一法紀之以文物宣之以聲教發之以光明不取小惠教化久則無貪人不取小恩施澤久則無刑人其爲號令也勸誘多而督責少是以九經之事曰勸者六所謂事業皆在制禮作樂之中禮不以玉帛治臻皇極則禮作矣樂不以聲器仁及飛走則樂作矣又在仁義禮智中仁無爲而治智與禮防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易曰利物足以和義思其所行必合於義則自然之利必及於物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非計利而爲之也不反天地之性與自然之位也治天下而行善政亦自然之位與天地之性也是以入人甚深而其爲君子此順命成性之效也其或措置無法使綱紀文章蕩然泯然羣臣百姓無所遵守人自爲政各行其私則無以救一世於湯火或內極嗜欲外假嬖幸下恣掊克緩急不得宜始終不一致羣臣百姓皆以文法相應智巧相欺貨賂相徇則無以垂法制於永久夫治君子者治其情治小人者治其形治其情者引以禮義也治其形者威以鞭朴也以君子治之人皆自飭爲君子以小人治之人皆自棄於小人先德後刑百姓悅其尚德又諒其不得已而用刑之心任刑棄德百姓不惟惡其好殺雖有仁義之言仁義之事亦疑其不誠而無感恩之意夫郡守縣令牧民之官也州牧刺史執法之吏也以州牧刺史統轄守令執法者居上撫字教化者居下輕重倒持孰過於是所以後世人主治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所懸者違法之令所任者執法之臣不

數年間執法者因而弄法守法者從而侮法使天下誅名而不誅實名實既亂彰殫易位君子小人不相筦攝願治之心盡爲怙亂之心此反道逆性之害也至於天下已平而思患預防亦有道焉周公坐以待旦卽陰雨綢繆之旨非慮人之爲患而我防之正慮己之分量旣盈道德未充縱情極欲爲人所患而不能自知也易曰損益盛衰之始蓋謂損中有益則盛之始益中有損則衰之始盛衰互藏於損益也爲人君者宜先自治雖其時可以無所不爲而不克自遂之懷常若輪之見曳尾之見濡此自治之道也天下以防患而致亂者多矣不防己之致亂而防人之思亂嚴其刑辟衆其兵衛下苦於參夷上困於資給皆防人之爲患而適以生患者也非周公陰雨綢繆之旨也

致和

爲治之道自草昧而之明備自明備而趨華競不過數年之閒老成簡拔多士多士復爲老成亦不過數十年之間惟人主之心始終如一則百年無弊之徵也蓋主心不移則氣運亦不移主心不易則人才亦不易風俗無陵替之患人才無卑薄之憂所以百年無弊耳要之取法宜正急務宜明取三代以下之書爲本自然不能爲三代以上之事業故非五經之指不可取法也司馬光曰大人用世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載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五經之指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欲其相通不欲其相戾欲其相濟不欲其相傷太平之事相通相濟者也衰亂之事相戾相傷者也欲其相通故爲典禮以養其和平爲倫常以篤其恩愛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獄訟以兵

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氣常在天下，充滿洋溢，上達乎天德，下達乎物類，而禮樂可興也。禮樂者，三綱之規矩，繩墨。九疇之門戶，塗徑也。三綱不紊，九疇不刦，則人心皆正，嗜欲不熾。莊正齊肅，從容簡靜，而和氣益於中矣。又能宣人心和氣，而使不鬱，養人心和氣，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於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太和之所致。周之卜世卜年，豈不由此故爲治者一代之初，宜事與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鋤奸，開苛察之門。惟以仁義爲心，則風俗可厚。國脈可久。晉帥以位相讓，而一國之民皆和。四鄰諸侯遂睦。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商之末年，小民相爲敵仇。卿士師師，非度而大臣出奔，宗廟弗守。亂亡隨之。有國家者，可使乖戾之風通於上下，以爲無與治亂之數。而若罔聞乎，蓋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則下與其禍。理之必然，無可逃者。至於急務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隨事察之。觀其掣肘所在，定是何處。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別求急務。如漢成帝時，事事爲王氏所礙。唐中葉以後，事事爲彊藩宦豎所礙。魯自宣公以後，事事爲三桓所礙。賢者執政，當觀時之所礙。若所礙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顧戀，卽當納履去矣。何也？以其不能爲三代以上事業也。故曰：爲治之道，在乎休息。若慮豪強梗化，惟當重禮讓而尊賢哲，使教化大行，則豪強自斂。故董子對策亦云：教化以正人心，人 心苟正，刑罰可省。後世上下之間，所以相馭者，法律而已矣。法律刑名，正禮樂對壘之敵。此重則彼輕，此進則彼退。先王以禮養人，欲其免於用法也。然法以繩人，禮必自繩。故有位之人，敢於持法，憚於循禮。賢者在上，不過風裁齊物，未嘗謀及大體。賢者在下，不過惶恐趨命，未嘗奮其學識。不幸遇不賢，則以法懼

人而求其貨以貨事人而免其法不恥無禮不愧權譎廢棄典型姦笑正士其稍能潔白者亦皆不自爲政不免胥吏竊權幕客鬻貨而成其否隔是以戕賊人生敗壞人倫愁苦相尋怨怒並興小則告訐日紛大則寇攘並作其餘竊位固寵徇私忘公者皆自足於旦夕之間而無復指擿後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謂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並見可比堯時四凶也若以禮義相尚則鄰德而助信何戾氣之有哉

敦信

天下之事取必於同則僞者出矣一售其僞則作者怠矣僞之一字通於上下則天下之亂可立而待君子知同之必僞故不以君上之命責信從之虛名發言盈廷莫執其咎末季之風也詢謀僉同龜筮協從盛世之典也是以致治之道莫如敦信所謂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會之謂也居心行政有不可對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賞善罰惡有不可質鬼神者非信也洗滌利欲之私一動一靜皆爲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據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所勸人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處之上之於下有騁虞之仁下之於上有死虧之貞則可謂信矣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上亦有求下亦有與故君民自有相關之義不必供吾財賦助吾禦侮然後愛之也不必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操潢池之戈鋌而走險然後畏之也矯天下不善而歸於善齊天下不一而歸於一非曰旣善旣一之後吾可晏然享其成功而免兢業之勤人皆憬然從吾政令而無刑辟之慘也總是相關之義自然至此爾雖以聖人立法不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欲但取便國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故聖賢論治不輕變法以爲

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雖偶有流弊，其自然之理，常在人心。故法有時弊，而理未嘗弊。理有時涇，而心未嘗涇。但僅守其法，弊自可除。雖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爭之臣，則猶可反正。蓋深入人心者，不能湮滅而遂廢也。若一朝從而革除，更賦新規，人心風俗又別是一局。得無數世之利失，則數世之害也？孔子未嘗不欲變法也。所謂變者，反功利夸詐而之禮教信學，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怨心。違義則罹法，行禮則蒙賞，罰順乎義，賞順乎義，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風霍光改武帝之行，不立變法之名，因民所欲，與以休息，使天下大勢，默移於不言不動中。夫豈彊人從己，震動天下，以行其意見，就其功名也哉？後之變法者，行法是也，而寬猛不出於公正，則遠義矣。愛人是也，而厚薄不得其宜稱，則遠禮矣。且學術淺陋，心志頗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變秦，管仲變齊，舍繁重而從簡捷，厭遠圖而趨近功也。不過奸吏欲壞已成之法，以遂陰私，先爲猖狂之說，竦動人情，擾亂人心，使倥偬危懼，驚駭顧盼，重足一迹，道路以目，而不暇詰其短長，指其瑕罅，雖有大禍，不印自恤。此非兩觀之誅，不能禁也。大凡以變法進者，不待觀其成敗，但舉事之初，如商鞅折盈廷之論，安石樹舉朝之幟，使寮采不和，上下不親，固可卜其終必有害，而亟弭其端，斯不傷元氣矣。若會昌翻開成之案，元祐埽豐熙之迹，一時矯偏則有之，終不可經久，故君子無取焉。春秋之義，名從主人者，本其所自始也。物從中國者，以義禮裁制之也。雖有聖主，不能奪人所自始。雖云天性，不可不受裁于法，故發此二義，以明治人治物之道，非直爲一名一物也。法可輕變哉。

名器

堯舜禹湯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桀紂幽厲安坐而視天民之死此無他禮之存亡而已矣君子讓下小人事上是謂有禮有禮則治上人陵下下人伐上是謂無禮無禮則亂夫名器者禮之所託以長存也公卿大夫士庶與臺阜隸牧圉各有勝人之心各致爭勝之力聖人使之安其職業當其名實名以命之器以旌之尊卑上下賢愚清濁各當其所會見有朝廷之上不爭升降鄉曲之間不爭隆薄而干戈驟動獄訟繁興盜賊竊發者乎故奸人利改制度制度改則政令紛而易於藏奸亂人利無等級等級去則人類混而易於傾陷一閏之市必立之平防其奸也衽席之上讓而坐下防其亂也人事尊卑不亂則天道陰陽不逆人主與萬民皆蒙福祐故名器者天下所欲共尊也苟不自賤誰敢賤之或以私佞幸則賤矣以私宮闈則賤矣以易貨賄則賤矣出於己者甚賤人亦從而賤之得之不以爲榮用其器者甚輕則主其器者人亦從而輕之謂可攘而取也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見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不獨此也文德爲君子而設武備爲小人而設也爵賞旌諸朝宅里旌其家名器旌其身皆所以待君子也小人危則謀亂安則思欲故有弓矢甲兵以誅其叛有邱甸井里以防其奸有刑戮圍困以繩其陵犯此專爲小人設也治天下者以君子之道治之則有無限公正仁義之事相因而出積而爲秦隋之末俗聖賢所以偃武修文不欲倒用以釀天下之亂也至于廩祿所以養廉尤不宜愛惜蓋有德之人非有奢望于世也得其所當得之稟餼則亦足以養矣膺其

所當受之典章則亦足以勸矣故祿以養廉章服以勸善人君待天下賢士止于如此此外雖欲隆厚賢者亦將辭讓而不敢受若賤名器而惜廩祿簡俊造而寬恩倅于所當得刑而弗與所不當授濫而不戢俾賢者卷懷而去而貪叨掊克厭其谿壑帑藏山積金穴萬仞顧視錙銖之餼給半通之銀黃不啻鴻毛之輕升斗之微不能係屬人心矣漢之順帝減官吏奉借王侯租貸戶口錢以供軍國之費而內庭嬖幸耗其大半徒使史官書之後世誚之謂忘艱難而徼辟惑也若夫制治之本尤在君心君心精白則和惠可親宮府一體無論在上在下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肆體中皆有檢束而不敢放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離日用之間皆有所懲戒而不可犯以此助流政教則至治之道也若道德不充其內則志氣昏惰嗜欲流行矣義理不明于世則陰陽易位天地倒置矣法令不行于下則奸邪得志疆圉不靜矣禮義不重于朝則讒說殄行忠信蒙難矣制度不謹于俗則物力窮屈盜賊公行矣時已至此居官以墨敗而人不恥上下爲奸利而誅不行天下之患孰大于是所以人主兢業之心與明斷之才最不可少凡端辰之學輔弼之謨諫諍之力左右史之書皆以助其兢業與明斷其在春秋之義諱大惡不諱小惡亦此道也有王者起意欲治人必先自治已無大惡然後可正人之大惡故臣子之義當諱其不可告人者而勸以側身修行所爲皆可以治人使其君爲治世之君與堯舜比德至于利心不戢舉動無常喜怒失中黜陟乖方猶在過誤之列可以速改故亟書之欲其知所懲戒而不必諱以爲大節未虧猶可起而正人之大惡其王道固在也若在四鄰之國于義已疏姑正其大體大綱以存達道于天下不苛責細微傷

吾忠厚是以大惡書小惡不書也此治已治人詳略寬嚴之別也去害

凡害治最甚者莫如與民爭利放利之事亦多端矣大略可數者有司通問遺一也倚公求取二也吏爲商賈三也地方物產賦于下以販賣四也鬻爵五也通暮夜金六也多罰錢七也迫脅下僚八也破壞富家九也恃通顯而請求無厭十也此十端者皆乘富貴資力與民爭利者也董子對法天稽古其說甚大而要指則曰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大學一書論治平事極備乃舉孟獻子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以終篇誠見治道之壞無如在位之人莫不好利至治之興無若屏除好利之風以安民生也故王者爲治必先去人求利之心漢之初年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高帝立法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爲吏蓋貴廉惡貪如是其嚴是以人皆力作治生吏皆奉法愛民蕭何不治垣屋曹參貴清靜而民自定自高祖至文景數十年間民間逸樂風俗淳厚馴致刑措不用稱隆盛焉當此之時王侯將相之家豈有僮僕被文繡犬馬餘粟肉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者從宦歸家豈有資裝徧路車輦駝馬負重什襲絡繹數百里間填塞旅舍傾動閭左者大府胥吏豈有漿酒蓄肉踏藉金珠阿縞衣婢妾錦繡裏倡優資裝華飾貲算巨萬計彼此相尚曾無檢舉者哉元世祖旣平天下即立規措所置徵理司行鉤考錢穀法明示天下以好利之風是以阿合馬盧世榮之流接踵于朝昔賢以爲至元一統之年皆小人聚斂之日未及百年大運遂訖其將訖也女寵宦官權臣彊藩劇盜無不兼備

昔人謂朝多苟且之政。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吏多欺誑之文。蓋由上下交征利故至此也。夫漢以儉朴致刑措。元以好利亂紀綱。治亂之分。豈不昭然。然求利之心。非刑法所能勝。當明教化以正其本。計然之策。可以治越。而非先王生財之道。管仲之法。可以治齊。而非三代教化之方。教化一壞。貧富相耀。競心遂生。饋遺既奢。貪吏必衆。用物無度。營謀必工。而廉恥喪。奉養太安。神明必懈。而奸猾進。始則彊取于下。終必篡取于上。民間盜賊不謀俱起。其勢固然也。又患使奸人有所幾幸。幾幸成心。雖暫時繩束。終必發洩。幾幸成俗。雖繩束無所用矣。以吏議繩束君子。而吏議先不清。以刑辟繩束細民。而刑辟先不中。皆藏奸之道也。又患不自爲政。而假手胥吏子弟賓客。相與比周。賄賂公行。廉恥道喪。是療飢而用烏喙也。更有君德未純。不能曠然大變天下之俗。一時任事之臣。莫不因時就勢。進權宜之謀。濟片時之急。求一切之安。遂使綱維潛傾。風俗暗壞。欲賢之速用。必開奔競之門。欲奸之速去。必長攻訐之俗。數年之事。責效旦夕。急遽無序。滲漏多端。爲世道憂尤劇也。是以論治者。別等級以定衆志。明法度以一羣心。親賢哲以勵廉恥。尊大道以裕遠圖。庶能防患于微。然當事以爲可緩可急。不聽其言。卽或聽之。因以防之。此患遂泯于無形。當事又以爲固然。不計其功。或不聽而事憲。用天下之力。維持傾覆。不患不能反正。當事因歸功維持之人。豐其賞賚。其人亦受成功之賞。而無愧。向之防于未然者。又以身在事外。無復省錄其人。亦無自爲表章之理。所以忠直遠慮。常苦不能顯庸。伏藏隱微之患。必至。章著決裂。而後已。徵功樂禍之人。側目撫臆。幸國家危亂。獵取功名。人主不能禁也。此無他。無事之時。莫適遠慮。事後之賞。不及先事。

之言也。故曲突徙薪之說班氏詳之爲萬世戒。不獨美徐生也。

任相

人君得一賢相。則黜陟皆當。其實羣臣各修其職。招權倖進者。不售奉法循謹者。自奮禮讓之風。被于海內。刑辟之用。日就減省。所謂蕭曹爲冠。丙魏有聲。皆由此也。光武任相。先遠業而後小數。伏湛急鄉社之禮。侯霸奏寬大之令。故東京一代之業。由此而隆。蓋聖出必有耦。王出亦必有耦。王者之耦。伊呂也。聖人之耦。淵騫也。故大臣之道。當佐人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盡忠蹇之職。凡諸侯背叛。吏治奸邪。皆當引爲己責。不可但責人也。然權不可不重。而又惡其擅權也。任不可不專。而又虞其罔上也。夫惡其擅權而先抑之。虞其罔上而故疑之。則任使之道不專。事君之道亦難盡。上下皆失此之謂矣。人臣之才。寬者可以容物。慎者可以定謀。密者可與圖幾。剛者好斷。可與守義。介者絕俗。可與勵節。然而欲當大任。非德與仁不可。仁者以天地爲心。視民猶子之謂也。德者行道有成。而能不愧屋漏。不昧寵利之謂也。陽處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其論仁太淺。只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論賢亦雜。不及仲虺德懋懋官之德。以此論相。猶界純疵。果德與仁。則純乎純矣。何有持權罔上之事。不此之求。而循牒推遷。猜防必用。寄耳目于小臣。洩意旨于瞽御。賢者折而不撓。毀言日至。則謝事恐遲。不賢者比周同欲。設變詐以取信。探微旨以先嘗。兼官據勢。無不如意。王鳳所以辭之愈堅。蔡京所以不招自來也。更自有可冀者。冀之三公分職任事。朱博爲御史大夫。欲奪丞相之位。又恐失御史之權。先請以身爲率。盡

舉御史之權歸諸丞相然後起而奪相位而權亦兼有之是殺權之時少攬權之時多也其詭譎如此故人君之道不可不修身修身則居心以敬嗜欲不留賢否當前自有氣類相嚮于此神志不愜于彼者一切詭譎之謀不戒而消阻矣若誠信未至相協仁義不能相依于是有忠懇見疑權術取信天下之事往往昭于日月震於雷霆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猶爲國有人乎此亦人君之過也夫天下有亂宰相上疏任過求去求貶自是正理其眷留與否聽人主自爲之若凡事隱匿多方彌縫上固主恩下籍衆議至于無可奈何而後受其斥逐則聲名俱喪矣悲夫據大位執重權者全未慮及此也

才德

通籍之人無論爵有崇卑職有內外皆與人主共承天地同安海內者也人君欲聞古訓則親博識之士欲防過失則親伉直之士欲謹容貌則親嚴毅之士欲安百姓則親廉能之士欲詰戎兵則親將略之士欲正身以立本則親道德之士是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也故官人之事在乎宮中府中而天下人情從此分焉賢人聚于朝則患難弭于外大臣非其人則奸宄生于內聖王論才欲其皆可爲宰輔豈但能效一官而已哉才德之辨一爽其宜則不盡其才不稱其德兩者皆虛生于世素餐于朝也司馬光曰聰明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人則昵之德者才之帥也人則遠之由此觀之今之良臣古之民賊皆取才之害也取才之敝足以亂天下人特習而不察耳且才器不一或以廉

靜寡用、或以敏捷乏品故用人者閑曹以處天下之端士劇曹以收天下之軼才隨所長用之皆稱職之人也今試吏者一切出劇曹故端方之士莫不困于始進惟跋涉放軼陵厲恣睢乃克稱職而顯庸於世居官既久大位遂臻汲引彙征莫非厥族胥天下而功利矣夫廷尉之才不爲三公趙魏之老不可勝薛操用人之柄者宜思所以位置廉靖一流儲養天下品望之士而勵其餘使知貴行誼薄才略可居大位者多也重品望而輕才能先表率而後職業有勞者報之以祿有德者懋之以官不以一眚掩善不以二心生疑師表之地所以優賢不復課以吏事妻子衣食之費車輿臣僕之勞所以養廉不可使有不足明堂之上所以策勳論道不義之人不得而升爵祿章服上繫于天出納不可不慎土地人民天之所殖授受不可不擇不私人以官不程人以名不器人以藝不習人以吏皆古今通義也凡下位之上與上位之下皆易所謂危地郡縣之官爲天子牧民而政令得自專是下位之上也監司之官持綱紀于外而天子臨其上是上位之下也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使爲郡縣專撫字之職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使爲監司持風憲之權監司不識治體苛刻絞繞俾寮屬不得盡其才貪利好勢陵下罔上俾寮屬得容其奸郡縣不取愛民專以簿書期會第其殿最不問人品惟以趨走媚悅居彊項吏之前計貨以取官隨牒以居上濫及匪類旁引罪戾事上惟恐不得其歡臨下惟恐不盡其威如此之人必不爲義所動也此世道之憂也人主用名儒于朝不但取其奉職勤事欲論難衍衍共求政化也若但以職事用之亦爲棄才卽罷政之後猶欲長奉朝請以備顧問

舉勑

人君欲天下之多才必使士大夫相與共勵而後賢才日多也一登仕籍有相忮憤者有相爭奪者有相鄙夷者求其相師法者少矣求其相砥礪者少矣出于道義則相師法矣相砥礪矣出于勢利則忮憤矣爭奪矣鄙夷矣故聖主造士必以道義然後賢才不可勝用中主課士以功利是以庶官雖多日見其不足用也蓋以功令造士得士尤少以風俗人心造士得士必多賢者在天下異地而相符未見而相親其立朝也長短可以相資通塞可以相共去就可以相讓廉隅可以相飭坊表可以相因俾人主有得一士之勞因有得多士之慶有用一賢之實因有用羣賢之功不冒敗多士之名卽不冒敗一賢之名有棄多士之憂卽不冒有棄一賢之憂此以風俗人心造士也若夫功令所在以毀譽取舍其患在私以功績殿最其患在僞去私去僞非法度所能齊也在乎國是之明與人心之正所謂不以言舉人者先以道自居而後盡人之能則不道之人不得進矣不以人廢言者不啻愛人已成之善尤必愛人未成之善故人雖不合道而言之合道者不可遺也其不舉也非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其不廢也非難于謝絕其人而姑慰藉其言也總之道取其正理取其同也是以聖君在上皆可使爲君子閭君在上皆自棄爲小人非有忠有不忠也求進之心則一也惟眞君子眞小人則不在此論若朝廷之上稱譽則疑其有私詆毀則以爲至公小人窺見此意其爲醜言以擊去異己異己者去則立于朝者自然莫非其類不煩稱譽而羣然並進矣是以朋黨之弊習廢推讓之盛典懲羹吹蘿旣見嗤于昔賢且終于不勝而使小人愈張則立法

不善有以使之然也.更有小人在大位不能以時決去.已乃偶爾違旨然後以不合衆望斥之人主之憲.本謂其不肖而逐也.乃此人竟得違旨之名而去.論者以爲小人之幸而人主之不幸也.況讒佞之人子弟親知羽儀附託者實繁有徒以羣言之多飾疑似之迹無翼而飛不脛而走求其敗露斥逐不亦難乎.漢元帝每案羣下姦惡之迹輒略施責讓得其叩頭而止是以石顯窺見此指知其易欺而難悟敢于極力以害正人以人主爲玩弄鄭朋華禮楊興之流公然顛倒是非爚亂天下而身不與其禍乃知孔子所謂遠佞人非但不用也乃決去遠屏隔絕其源不使得至人主之前也公羊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遙見其方來而卽畏之知其必有傷敗也教人知戒當如是耳.

階級

官以代工爲義故不義之事不可設官周禮一書所爲以天地四時爲之程限也晉之新軍無帥悼公使什吏率其卒乘官屋以從下軍先儒謂得慎舉之禮蓋爲官擇人無人則寧闕其官猶得先王遺意後世不稽古義凡主意所欲爲時勢所偏重卽設一署領之如漢平準期門宋青苗均輸制置三司條例之類稽諸代工皆不合也而恬不知止者不謹乎奉天之義也書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思及于此可濫設一署哉人主不可私授人臣不可虛受不如此者是偷天之官而得罪于天也成周之制爵止五等凡命于天子皆受五等之爵有百里之土者皆使自治其民雖有方伯連帥不相承事雖大國之卿大夫不與小國之君抗禮後世設官太多相轄甚嚴親民之官處于最卑之

品臨其上者率伺察偏阿取予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否卽垂頭塞耳採取貨賂悉如馬嚴所云爲之下者仰面而請折腰而見若牛圉馬牧受制于主人此何爲者耶杜林曰人情挫辱義節之風損法令煩多苟免之行興至于國無廉士家無完行使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今日之事適如此言爲守令者凡事疑畏故精爽消沈壯氣委頓才智不用而自竭矣夫近君者有頓至之辱則爲君者有潛損之威是亦主威之替也人君何賴焉若使同爲諸侯共事天子則無此敝習矣

澤宮

士不可不用尤不可不養也天下既定人主立法養之養之數年而後可用不能素養而遽用之所得皆奔競浮華而稱職者少大任者尤少也且立法不善日趨淺薄矯僞人心風俗不出數年遂可大壞國家雖有紀綱莫能維持故議貢舉者不可苟且立法行貢舉者不可苟且得士其要在士子所習之業不可苟且求售也義理精通者天下賢士也學問優裕者天下名士也造就人才必從一鄉一邑中擇學識雅正心術端方之士以教鄉之子弟其人立教亦以修飭人品開廣器識爲務使賢士居前名士居後而後人才可勸蓋爲聖爲賢原非俗儒所能授受又豈應試文字所能兼收若不以人品器識爲先徒使俗師授以末學師儒之官應副文書提舉學校之職數年一試邈不相關人性幾何其能堪此更番疊出鑿削根本乎董子所云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是王道往往而絕其積漸固由此也夫科舉之業亦不能妨爲學之功不善用之適足害爲學之志夫經義者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志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觀士之

心術者也。因文字知心術。因心術觀事業。經義益精。道德亦富。事業亦偉。故曰與爲學之功不相妨也。所以相妨者。以試官爲儀的。卷牘爲弓矢。一發相值。志滿意得。顧視舊學。不啻虛器。自此以後。一生所務。皆在利祿顯榮。而不及事業。此何故哉。向來急于射策之念。結乎胎骨。不可湔浣。所以大有害于爲學之志也。人主之心。果知賢才之生天。所以安定國家。當吾世用之。宗社生民。有所託命。則求賢之志。出于至誠。選舉之法。務求盡善。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競不與。應舉之人。自重其身。以天所篤生自期。不僥倖名利。考試之官。亦盡心擇士。不以市恩殖貨兩念。奪衡鑒之明也。若謂一代之初。不可無法以係屬天下。姑以選舉爲靡。使天下踊躍奔走。求吾錄用。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則此求賢之心。不出于至誠。故所行之法。一切鹵莽人之應之。亦不以安天下國家爲志。各務利祿進取。營私背公。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賢。妄謂所舉之士。卽功名富貴屬焉。冀厥身厥子孫。皆責其報。如樊儻所云。率取少年能報恩者。耆宿老儒。有意不錄。所以奔走販賣。非法所能禁也。故得其法者。選舉雖少。賢才遺佚亦少。不得法者。所舉雖多。賢才遺佚更多。皆由君臣上下。未嘗敬慎其事也。漢高帝曰。賢士大夫。有能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萬世而下。猶恨此語未純。而況苟且牢籠之意乎。

徵聘

尊禮高賢。是初定天下第一節目。雖朝指未逮。有司以意行之。亦可宣朝政之仁聲也。任延任會稽。聘請嚴子陵。等待以師友之禮。至于龍塙墓。則曰都尉灑埽其門。猶懼辱焉。修書致樂。吏使相望于道。蓋立國

之初必得宿儒耆德長厚君子用之規模乃能長久。賢者不必速仕。好賢者不必驟。諸物色求之久乃相值。所謂聚精會神契合彌章若伯牙操鍾鏗逢門子彎烏號有自然之感也。明太祖初基不必盡用軍前幕僚每下郡邑急徵賢士爲守令故治民之官莫非端士天下既定此輩計其功閥亦皆布列上位處表率之任爲後來典型而功效綿延矣又最善者停科舉十餘年專以延訪爲務故山砠水涯翹車之招先後累轂而至雖進退不同而其才足用其志可則要皆有益于世若爾時驟以科舉奔走天下不惟鴻飛冥冥莫可羈致展轉數年其人已老雖安車駟馬徵四皓于商山而精力旣竭無可驅策矣若夫功名之士無時無之養育旣久然後立法收羅何患無人豈開國急務乎且科舉旣設卽當立法防奸故有糊名易書藩棘露索諸事司貢舉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之心而爲法督察非聖明求賢盛事也明太祖開一科而卽停之以爲得賢之道不盡在科舉迨十餘年後在野耆者求之已盡人主經明行修名實相稱之指旣已昭著四海深入學者之心父兄之教不令而習子弟之職不謀而同莫不出于篤實深厚光明俊偉內融外洽識定氣充競心忒志銷釋殆盡然後取其養育之士而才諸庶位若棟榦之濟濟也夫豈懸一制科之名爲的不問何如人皆可祈中者乎徵聘貢舉要皆有公有私然而徵聘之法私則有害公則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有識有守知進知退之士所益甚大不若貢舉者私之爲害不待言卽矢公矢慎要皆較量文字之業與三德六行相去總遠以此權之徵聘爲優明太祖遲遲貢舉最爲得法近三百年矣人材往往間出士風不甚大壞其所由來者善也夫欲得賢士而委諸列侯郡守此三代法也欲有司

所舉皆賢必非賞罰所能致。當先以教化正其心志。使所欲有甚于賞。則不同乎世俗之欲。所惡有甚于罰。則不同乎世俗之惡。鮑宣言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此必有不賞而勸。不罰而毖者矣。若王鑒請設博學宏詞科。以救謾聞之陋。亦空言也。自有制科以來。清華之選。何嘗無人。核實求之足矣。何必更開一竇。以長奔競哉。

納諫

人君必待臣民之言。而後可知天下之事。言之至于君側者少。則知之達于幽隱者稀。故人君之道。當推誠以示物。舉善以爲類。知其爲讜人。雖詞涉激訐。亦當容之。知其爲佞人。雖其術以漸而至。當蚤杜之。色養于讜直。罰先于佞諛。則推誠舉類。在其中矣。諫者舉先王之制。以陳戒後王。人君受所諫之言。以省察愆謬。天下之人。所賴以遂其生也。否則必有兵革之亂。權奸之禍。故取泰于否易。昏以明必于聽言得之。蓋臣民之言。未有無所見而妄發者。必其慮諸心。而以爲誠然者也。史魚旣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居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以儆君側之慝。劉向依興古事。悼已及類。著疾讜擿。要救危及世之書。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于至誠。谷永爲北地太守。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所謂忠臣事上。志在過厚。遠不違君。死不忘國者也。故人君左右。不可不常近忠直之士。聽之熟。則不怒。習之久。則不拒。然後深者不隱。遠者不塞。天下所由以治也。然人君之道。不惟當聽有言之言。又當聽無言之言。蓋無言之言。天下之大利害。人主之大得失也。以疏遠之臣。斥旁側之奸。與君身之失。非無言之言。孰敢

直陳非無言之聽孰能詳察乎右尹子革誦祈招之詩以止靈王之獵公仲進三賢士而歌者之田自罷皆無言之言也王章奏王鳳之罪舉三事爲徵以爲皆帝所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欲其有無言之聽不聞之察也故曰臣之忠也主所道也言之直也主所養也人主有不言之聽則奸佞絕跡矣不然者一人得罪舉世杜口匹夫傳謗率土離心正直之氣一餒不肖之舌必張向之用以擊奸者後乃因以翼奸天下事可勝言哉若夫親狎之人尤不可居諫職恐臣言雖摯主聽常藐宮之奇少長于君君常慢易之亦交臂失之矣

進諫

人臣進說當知輕重緩急朝廷之上事類甚多小大先後當有明辨不可以小事掩大事不可以後事閒前事凡以小掩大以後閒前者皆欲避敵而徇私也杜欽云萬事之是非何足盡言谷永曰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談廢敬天之至意角無用之虛文二人之言最中末世言路之病草草結諫爭之局而天下大害匿而不奏人主無由周知後世諫章往往可焚者皆坐此也夫古人諫疏講說典制居多後人諫疏籌度利害居多蓋後人重利害不重典制也然而利害止及一事彼此不能相通若申明典制使人君知先王之法然後一身之私欲可潛制其微渺爲利更大而後世莫及奈之何哉至于進退之義所以行道三諫不從道之不行可知從而去之申賢者之志免素餐之恥亦辟內難不辟外難之義也

凡一事自有一事之正理叔孫通諫易太子稱引晉之亂秦之亡此正理也高祖雖不聽然有此段正理

入于耳而存于心。自爾刪除不去。故留侯等奇策可入。若不聞正論。專用奇策。恐戚夫人之黨從旁攻訐。謂其招來詭異。欺君要君。屬有鬼神助之。以滋其凶慝。不惟堅高帝不從之心。且緣此而興大獄者有矣。所以孔道輔鄒志完。皆不可謂無益于事。而獨誦留侯奇策爲可尙也。凡好權略廢正論者。吾恐不足定大事也。

光武稱郅惲恕己量主之語。先儒極論其失。大啓人臣不冇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此論理之言也。愚謂人主盛怒之下。不稍有以殺其怒。恐激而爲禍。株連蔓延。害及萬家。則抗直之士雖徇以微軀而無及。故曰趙高之亂。正先趣之。亦君子所當戒也。郅惲之言。良有合于諷諫之旨。厥後光武恩禮郭氏。不見隆薄衰替之迹。且保全東海。無龐涼冬殺金寒玦離之禍。未必不由此時一言之感悟也。若班伯畫屏之對。有體有術。可爲人臣應對之準。倉卒得之。尤爲不易。平日學問真純。故言詞溫文。又非郅惲比也。

洩治之諫。固人臣之職。孔子以爲不得同于比干。此何義乎。蓋人臣所當諫者。事關宗社。國有存亡之分。君德偶乖。當有悔悟之萌。存亡則身不可去。悔悟則幾不可失。于此塞默。非委贊之義。雖以諫而死。猶冀君之一悟。事之速改也。陳靈公情色所惑。錮蔽已深。非忠言可救。且穢亂之跡。見于朝端。非一朝可居。爲之臣者。固當辭寵于亂朝。潔身于穢廷。乃欲以區區直言。嘗試斧鉞。進非致主之節。退失藏身之智。所以君子不貴。謂之死而無益也。

讀書說卷四之中

行道

人臣以道事君，道同則泰交日固，以行道爲職，道行則職業皆舉。唐虞五臣各舉一事，皆參贊化育之人也。是以君臣之間，當有自然相須、休戚一體之義，所以謂之大倫。若但利祿相市，禍福相御，有將順而無匡救，有近慮而無遠圖，則倫常之義亦微矣。聖賢觀時勢而卜功業，審道德而定行事，相難易而決期會，道尊者不屑小就，勢難者不敢誇張。至于自顧其學，外觀其世，見爲可圖，即非大言以欺世矣。能盡忠補過，即可稱職；能執法不撓，即民不寃；能彌縫省戶之隙，即可靖遠方之難；能造次不離仁義禮，即可自尊；而不因人求尊，能使天下皆行聖人之道。而一身之出處可以不計，不治無益之言，不爲私己之行，惟以蒼生爲心，教化爲務，即可再造彝倫，匡正皇極，而當大任矣。雖不以才智自名，而能寢大兵，息大役，定大難，免萬人于死，導迎天地之善氣，亦有當于天心，而受累世福佑焉。總之事上之道，在乎無私，使人之道，在乎無偏。化人之道，先正其心。三者皆要言也。席寵戴勢者，不虛己盡下，而堅持意見，不樂聞過，故寮采之閒，莫執其咎。雖比肩同列，然恐懼則氣奪，疑惑則志亂，顧身家則多私，因而依違首鼠，徇顏避燄，選悞顧盼，是以朝端之上，事無大小，皆不得其實效。或深刻之流，傾陷之黨，恥于言之不從，計之未遂，致怨于人，而必報之，抱慙于前事，而欲以後事快其意，或勢利之士，用大臣則順大臣。

用嬖幸則順嬖幸。下至廝養伶優。苟可緣以求進。莫不鞠躬頹首。仰其鼻息。其他循牒推遷者。皆以簿書期會斷獄聽訟。爲行道濟時之略。以搏擊攻訐譏訕。指擿爲言。聽計從之。遇若此者。復不乏人。要皆明主之罪人也。且羈旅之士。一見卽合意者。再三必生遲疑。故商鞅不以一見求合。而設三術以迭進。乃其巧于求合也。疏遠之人。再三請見。則上人意指窺探漸熟。情款洽。然後言其所能爲。與其所欲爲。是以無所抵牾。若鑿契之相須。蓋不切之言。用諸未同之時。欲進之說。遲諸款洽之際。此正說大人之捷術。蘇張之祕訣。君子恥之而不屑也。然爲人主者。各有一時之喜怒。不可以常理取必。故守正之士。往往見棄于曲朝。亦或受擯于盛世。又或彼此之間。誠信未協。雖有仁義之心。不能相孚。于是有智計見疑。朴拙取信者。此其遇合。又不可以常理論也。更有前此小人進身之術。後起小人。承而用之。卽得禍敗。此亦不可以常理論也。若董仲舒者。純正開廓之儒也。當漢興八十載之時。賈生不可復得。申公、浮邱伯之流。亦不足大暢其道。朝端之上。何可少此一人。猶以宰相所擯。左宦王國。遇合之難。若此。在他人或自貶求售曰。吾以行道。而仲舒兩事驕主。皆以持正自免。夫居危疑之邦。而持正不撓。卽道行矣。不必多所寵榮。而後爲行道也。若多所寵榮。亦當多所矯拂。夫道有興廢。當與時偕行。非曰直己忤人。卽爲道也。董生而外。以儒名者。經術頗熟。私心未克。謹慎柔軟。則有之。擔當果決。則未也。此之持正不撓。不亦優乎。蓋君子爲心。與人原不相遠。順禮而求之。則易得。而日親逆禮而求之。則難合。而彌疏。故聖王爲政。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性情之正。則君子之心。不介而自親。使君子不獲其道德之樂。則天下之心。不怨而日離矣。故人君必行道。

而後能得士也。雖有千鈞之獸炭。不得纖芥之葭葦以續火。則不盡其燔熾之用。雖有千載之事業。不得鍼芒之兔鋒以爲筆。則不盡其記載之用。夫順禮而求之。敬慎而用之。亦士君子之葭葦與毛穎也。上以道求之下。不以道自期可乎。故賢士亦必行道而後能致主也。然要爲人主者。當知直道難容。佞人易入。矯情以自克。開誠以廣受。則直士盈朝。佞人屏跡矣。

盡職

人臣之義。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安社稷定國家者。則專行之。此春秋法也。公子結以他事出竟。聞齊宋將伐魯。矯君命與二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公羊取以爲法。以爲大夫君之貳也。政事同之。休戚同之。君而不信其臣者。君之惑也。臣而不敢取必于君者。臣之私也。皆未盡其道也。然出竟乃可自專。君側則不可。華元子反。君在行閒。可以取旨而行。郤克聞邾人之言。亦當按師不動。請命後還。乃平國不待命。旋師不待報。皆爲亂義也。叔孫豹之違命。非違命也。而春秋以違命責之。蓋君弱臣強之時。君命一出。所宜崇奉。使國內知我君命之不可違。則強宗恐懼。義士生心。乃匡時矯俗之變禮。若其下比邾滕。非關機危。乃曰降尊就卑。率意改命。辨小是而昧大順。故罪以違命而不可辭。春秋之後。郭子儀鹽回紇。公子結之義也。汲黯發粟。近在竟內。可以取旨。當與華元同責。富鄭公往來遼庭。抗言不辱。斯不蹈叔孫之過。若陳湯之事。以責郤克者責之。必沮格不行。公子遂有如晉之愆。亦有盟戎之是。一人而二義備焉。此二事者。又當別論也。凡春秋之內。實與而文不與。皆事之行義。而臣子自專者也。以其行義。故實與之。以其

自專故文不與。凡若此者委曲以明大義之當從。幾微之宜辨。苟一閒未達。未可臨大事而不奪。故曰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也。魏公子救趙一事初不能得之。魏王遂欲以死赴秦軍。世豈有食客三千。獨以身赴鄰人之難。若匹夫匹婦計畫無措者哉。蓋爾時已伏矯詔奪軍之謀。而兵符不可得。壯士不可得。是以商諸老俠客。非以俠客之言始兆此謀。亦可知已。事定之後。門下諸客更欲洗滌其迹。以全公子之美。故以奪軍之謀歸諸侯。生其實不然也。若侯生之死亦不足詫。溧陽女子江上漁父疑似之迹。尙捐軀示信。侯生身與逆謀在人耳目之前。國法之討行且見及。先事而死可謂知幾。未可謂徇義也。總之信陵此事原非正理。特以恤鄰好之急。卻暴戾之秦。尙有得于齊桓之義。故節取之而子長好奇。欲納諸賢者之城。然狀大將以弱宗國。于理則悖矣。呂后欲王諸呂。平勃順從議者非之。然天下事當論全局。不當處處繩以禮義。使才智之士難于措手也。大臣之義。固當守正不撓。然大臣守正而與女主相忤。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則權在小人不在大臣。平勃不使克亂之權屬諸他人。雖事會變遷。必有太阿反正之日。非若張華庶幾無事。以圖一切之安也。公羊以祭仲爲行權。言春秋者或取焉。平勃不從呂后。呂后必絕滅漢宗。而自取之後之人有行之者。武氏是也。適使漢之諸王不能以生易死。漢之宗廟不能以存易亡。平勃暫聽呂后。則諸王可以生易死。宗廟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呂氏可圖。漢室可安。平勃之權與祭仲等。祭仲不克反正。春秋猶取之。況平勃實克反正者乎。厥後袁安任隗。樂恢何敵。當竇憲之世。而能制其凶惡。保護幼主。又奚取夫引領受誅。危及君國者乎。蓋此事之局。當呂后之世。決難翻覆。惟有善藏其用。俟呂

后死然後起而圖之乃定理也議者安得鹵莽言之量錯削攢諸侯遂致吳楚之亂爾時調兵遣將策餉製械搜閒諺執反側搶攘紛紜勞苦怨歎者遍天下皆咎始禍一人錯安得晏然已乎在朝之臣微聞羣情于景帝者必非一喙故袁盎一言而入若景帝不爲羣言所動亦未必發之太遽也師丹議錢幣初從民間所苦後從有司所復民間所苦者錢代龜貝輕齋易盡有司所持者行錢既久變法多怨此大臣虛心廣謀舍己從人之美也當時以爲忘其前語由此見劾宜乎後世大臣堅持己見不冇改易前說以致斥免之悔也若奏事不宜漏洩而所上封事吏得私寫其草幾事不密不可謂無過也陳湯之事劉向雖引古證今要亦論理之言不敵開邊生事之說爲切利害但以明白顯著之功不加賞賜過引未至之患以施督責而沒前美懈邊將之心掣任事之肘張設蔽賢之網鬱結舉世之氣雖僅不生事于邊而國家之事恐從此益壞故有陳湯一事卽不可無劉向一疏然後古今之士明于輕重是非而折衷用之始爲無弊豈曰能道古而美之哉湯雖薄賞于當時而沒身之後尙有援其事以加恩者雖出于私亦天道之不可誣也一切沮賢蔽善之徒徒爲人所唾罵爾

忠愛

臣子之心不使君命壅塞于下是以有直諫之節又有諱惡之義蓋直言極諫者事猶未遂過尙可改故犯顏逆耳盡力匡救以成就盛德非爲得志于所諫以必行其言也至于行事旣成追悔靡及則順其已然而不忍顯言所以有諱義義在沒其事不存其迹使吾君所行皆義而足以使人足以制命雖曰諱之

然先王之法益明。故此二義者。仁非一途。事有兩通。所以廣敷懿訓。博觀大道。諱過者。禮也。弼違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爲世教也。諱過之外。又有一道。王嘉諫董賢之封。乞下廷議。以爲考合古今。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又引淳于長事。衆人歸咎谷永。先帝不獨蒙其議。分咎之說。公羊亦有之。如歸衛寶而稱齊人。諱魯取而言齊歸。乃分咎于齊也。嘉知言之不聽。而爲曲說誘之。使天下歸曲于己。而幸君之一悟。事之終止。所謂過則歸己。善則歸君。卽諱惡之義。而并掩其迹者也。羈絏之臣。相從人主于艱難。主正其位。臣享其榮。此正理也。然人事之變。多出意外。事已成而求去。亦保身亢宗之良策。常情自不能捨。非義所不可也。可辭則辭之而去。不可辭則亦留。舅犯是也。以誠懇辭去而得之。李泌是也。不可留。又不可辭。則變姓名以逃。范蠡是也。若盡心于艱難。而責報于安泰。人主或有不堪。舉朝不免忌疾。則去留兩不安。惟寧武忠敬。固不得有意外之財。然而宛濮之盟。無顯賞焉。若介子推。則寧隱而死也。

君子欲行其道。若遇不道之人。不道之事。不能不勸人主以誅殺。此中見理不明。輕動人主斧鉞。固不可也。言之不從。與小人爲仇。無益于國事。亦不可也。懲此二端。塞默不言。亦未可也。此昔之君子。所以置身事外。不受爵祿之縻。固亦免擾人世之禍。然豈致身正理哉。如劉基于張昶、齊翼岩、李彬諸事。不得不爭。若非太祖英明果斷。爲基計者。未必于衆耳目之前。指斥趙高如爾時所云。卽斥其惡爲昶等者。卽欲不謂基殺之。不可得也。又因卜相之事。而言楊憲、汪廣洋、胡惟庸皆不可相。此三人者。卽欲不恨基。不可得也。噫。如此情事。不知幾許。塞默之人。觀望其外。姦黠之人。陰陽其中。賢者處此。亦潔其情志。以自完爾。欲

慷慨以天下爲己任，則必樹敵于天下，而身在禍福死生間矣。元世祖謂盧世榮曰：汝勿防朕，飲食起居之間，宜自防也。又曰：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爾。彼奸僞者，則不愛也。又曰：汝無以一二人從行，亦當謹衛門戶。如此用心，乃保愛臣子至情。但用諸言利之官，則失人爾。然端士立朝，又未必邀主眷如此也。

廣益

大臣、主張衆論者也。義理明透，心術端方。小臣之挾私者，自不敢亂國。是執偏見者，亦必服於公理，而樂就折衷。然後小臣得盡所長，大臣亦兼收天下之長矣。蓋一人所長有限，衆人所善無窮。治天下者，必好人之所長，而後取資於不竭之府也。然大臣好賢，亦當有別。若所好承顏順旨，而方正通達之士，如鑿枘之不入，亦奚取開東閣以招賢哉？既不可其門如市，又不可一切杜門謝客。此非計略所能工也。在乎學問之力，與自修之功耳。然賢不可蔽，而以薦引爲私家之計，亦有乖大義。魏其武安交納賓客，天子常切齒，衛霍不薦士，世以此稱之。蓋秉公矢慎，與植黨樹私，心迹之閒，自然有別。衆耳衆目，不可欺也。是以或親賢而叢咎，或遠賢而蒙庥也。

人之難知何也？寡識則好惡亂之，多私則利害奪之。惟大賢大不肖顯然可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也。亦有其人卽賢，未必卽爲大賢；其人卽不肖，未必卽大不肖。特以乘世之治亂，與主之明暗，遂爲大賢大不肖之事，以貽禍福於天下，亦往往有之。如王衍、王安石，未必卽大不肖也。其所爲事，遂貽天下數世之害。

由主之不明也。梁冀之惡。韓侂胄之妄。天下大不肖也。若其主不爲所惑。亦不過殺身而止。豈能害及社稷。若二人者哉。非大不肖之人。可以改過。非大亂之時。可以防微杜漸。能聽大儒之言。則兩得之矣。不聽大儒之言。則兩失之矣。王衍口不論世事。雅咏元虛。安石頭垢不沐。足垢不洗。及食釣餌。不知饑飽。諸事未必卽爲奸惡。總是心無收拾。故至此。學先王之道。以物其身。視聽言動。應有規矩。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心無檢束。若此。其能免君子之詬責乎。不責其檢身無法。而予以重名。非獨二人之過。乃持衡者過也。據其茫然無檢之態。似乎清狂不慧。乃至名利相競。而機警急疾。偏能勝人。衍之棄言非所。安石赴召。恐後。豈非欲蓋彌彰者乎。宜乎論者深斥之也。

居寵

周亞夫不救梁王之急。而堅壁昌邑。出奇兵。絕餉道。此操必勝之計。不輕用其師。以避無益之謗者也。然在事前觀之。不救梁急。有似乎怯於中而怠於事者。東北壁昌邑。又似乎左次而營便地者。雖亞夫用兵得法。守便宜亦堅。皆合乎大將之道。與閫外之義。然朝議有服有不服。恐其制勝於此。未免伏患於彼也。夫甘茂息壤之盟。事幾敗而復正之。此人主之明。臣道之幸。景帝無秦王之哲。亞夫堅推轂之信。遂得三月成功。功已成矣。而以失親王之歡。生殺身之隙。所以後世將兵之臣。常以周旋權貴爲先務。奇謀祕策。往往不敢獨決。必俟中人之助。權貴亦以此掣任事之肘。窺其隙而蹈其瑕。不顧戎事之成敗。兵機之疏密也。更有主聽不聰。權奸在側。若王守仁之事。宸濠已擒。諸奸佞欲以南巡爲名。因攘其功。又素與濠通。

金錢者多在黼扆左右欲貸濠以紓守仁之賞守仁深機曲算日夜如對勍敵遲留久之然後濠得誅而身無事嗟乎人主日責帥以成功大將日盡心以克敵豈知既克之後調停布置復隱若一敵國禍福之幾僅在毫髮幸則爲守仁不幸則爲亞夫此古今事內事外之臣所以撫心長嘆息也漢武帝末年事事悔過故卒令終而漢業亦長霍光事武帝時極其敬慎自廢帝舉帝後行事錯謬志氣昏怠身雖獲沒後嗣滅絕稱學識者無取焉夫光以大臣受遺政由己出前後二十餘年若憂秉權日久不能無怨惟有立君之後亟歸政柄若伊尹復辟豈憂不遂乃以永遠據勢爲不可拔之基儲君既長不行冊立之禮豈非欲待霍后之舉乎英俊如雲而取短小僥僗之蔡義以爲漢相豈非苟可顚制不進賢德者乎斯大謬矣彼乘權借勢之家物力有餘志意奢泰事權太重卑賤側目奢泰日肆子孫必不知禮法側目者多怨家必疏其過行彼之怨毒日積此之防閑日疏故過多而不可弭釁大而不可泯刻刻燕幕之下事事積薪之上一燧之後前微盡喪卽爾朱榮高熲尙罹其災況童昏跋扈居之必覆族矣且多置親黨于朝筦攝庶政于家天下公器據爲私物把握甚堅機械已熟踞諸爐火之上納諸險阻之途雖欲引身求退亦不可得是以子孫他日之禍貿親黨此日之歡也如此權勢如此禍胎又何必皇后之父爲蛇足知盈虛消息者所不冇爲卽好寵利者亦不必爲也而况君母之難發自牀側弑后立后如易斧柯其身已在大辟中而天奪之魄矣班氏贊曰懷祿耽寵漸化不祥陰妻之逆至子而亡以其不學無術未聞君子之道故敗壞至此也雖然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春秋之義則然司馬公兼責孝宣不能如楚莊王全子文之

後又不蚤殺霍氏之權。二義凜然。千古不磨也。若崔浩長于謀略。揮霍有餘。誠懇不足。驟得君之權心。終亦不免扞格。禍及其身。不待子孫臣道所不取也。

權幸

無德者寵國之釁也。人君有嬖寵之釁。仇讎之國。思啓疆矣。忠直者進國之基也。人君有忠直之臣。不軌之人。皆喪膽矣。所以少師先斃。楚人謂之去疾。汲黯仕漢。淮南由此寢謀。觀敵國之情。可知勝敗之幾。卽亂人之智。可著正士之益。邪佞用。則損國體。忠直進。則壯國威。此必然之理也。王氏之權。不授指于張禹。而張禹爲之言。不授指于谷永。而谷永爲之言。且谷永于此。不惟出脫王氏。竝出脫中尙書宦官。又進天子以廣收女御。所以天子大臣左右督御。皆不相抵牾。正士疏遠。羣小竝進。賢否倒置。不合人望。舉動乖張。不愾事宜。累世相承。奕葉迭出。不幸賊臣突起。奮其威詐。窮凶極惡。圖度天命。而國祚中絕矣。流及後世。變態滋多。甫授永安之首。更有甘露之痛。皆泰阿倒持。神龍失勢所致。卽幸免此。而以小人攻小人。如蟲豸相啖。鷺猛互擊。非國家之福也。且小人事主。就其怙寵之時。卽包藏禍心。陰賊成性。造次皆怨府。翻覆爲行。轉盼卽亂階。盧蒲癸賦詩斷章。載在經傳。哀帝命董賢之制識者。寒心故王嘉疏云。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非過計也。王莽用孔光。勝用無限爪牙。不必終日斥去善人。而善人自去。不必終日引進不肖。而不肖方來。或予或奪。決諸孔光。而莽若無預焉。竇憲用鄧彪錄尙書。用桓郁侍講禁中。二人亦無大過。爲憲用亦非私曖。但以仁厚委隨和柔自守之士。寘諸要地。則凡事顧畏。不憲亦憲矣。總之

有莽憲在位，則孔光鄧彪之徒不期自至。人主所不能禁也。然而權臣再世必危，亦非身家之福。必危之故，其說有三。自知勢之所在，不能無怨，遂多結與黨，厚樹藩援，使要津之地，莫非私昵。子孫承業，因固有之勢，既不備下，從而陵上，以此受誅于朝，是其一也。亦有前人已往，後人不知，引退位尊，而非其功，勢重而短于智。蒼頭族子，豪侈于外，讒妾法語妻蠱惑于內，雖有敬慎之心，多干有司之紀。彈劾日聞，謗讟宏多，不能自保，必受其禍，是其二也。亦有居身無過，而地處必爭，後來者謀奪其處，增詞飾非陷，以大惡爲之主者，恐其致亂，寧過而防焉，遂以大義割恩，忍而除之。或事後與直寵贈如禮，而當時爲計，必不能免于決絕，是又其一也。且無論再世，卽就權臣及身言之，勢之所激，人情鬱憤，必有一日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者，外有討賊之師，內必有仗義之舉。帷幄之前，燕樂之際，倏爾奮發，或戟刺北掖門內，或殲死玉津園側，累載之患，一朝除矣。平勃誅諸呂，外有滎陽之師也；王興反趙倫，外有陽翟之戰也。蓋勢重在外，必思湔浣于內，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誰不以死易生，而謂人能已乎？此又據權寵者所當自儆也。

憂患

聖賢論理，不至純粹不止。至于已成之功業，亦隨其時勢節取之，所以誘天下之通才也。春秋之義，實與而文不與者，往往見于經文之不與者，所以昭弭亂之義，先事之防也。曰：實與焉者，所以序定亂之績，後事之勸也。觀孔子錄管仲之功，卽義例也。孟子鄙夷管晏，所謂論理之言，至于勸誘齊宣，則有合孔子取管仲之義。蓋論道不觀大指，拘泥章句，亦復無益于世。只管仲一人，孔孟各有低昂，似乎無定論矣。然而

天下大亂不可無長鎗大戟斬艾芟除以成煥然一新之世然後儒者之說得行乎其間以爲善後計若天下未平終于傾側擾攘士崩瓦裂彼儒者當此安能別求一世亩以自行其道與其言哉既食其功又從而責備焉拘簡冊之說阻立功之路使天下不復有泰定亦學問之恥也一部周易止有過涉滅頂一爻爲殺身成仁之義餘皆冒險犯難忍詬受責以濟屯蹇致治平故死生之際持論不可太刻後世諸儒論管仲者捨顯然可據之論語而稱引春秋按春秋之說不止一端有云小白入齊爲篡者有云以國繁小白爲當立者諸儒獨取爲篡之說有以糾書子爲得正者有以去子稱糾爲罪齊大夫者諸儒獨取罪齊之說何其責人者偏取恕人者偏不取則儒者之春秋未必卽游夏不能贊之春秋也然則不如論語可據也魯人討公子遂而錄歸父之善雖罪人之裔小善亦不可不錄所以廣爲善之途使人勿自棄也忠臣義士一念不安未嘗一刻忘諸心必改其過使無憾而後已先軫所以君雖不討必自討也仇牧叱宋萬先儒謂產乳之犬不憚猛虎伏雞愛子投命搏狸精誠之至知其不敵而有必討之心荀氏父子一生一死先儒謂之異事同仁蓋以賢者死生莫不有益無益而死猶無益而生惟苟息之事君子無取焉獻公廢長立少決彼一言雖死于其位乃以不正遇禍義例所不取其殊于齊襄莊二君之嬖僅一閒耳所以書于經者取不食其言之義非謂合乎臣道也蕭何之死古今共憤然以理論爲大臣者君子小人之辨何可不明鄭朋論許史子弟其事原屬可疑蓋真有氣節之人凡事量而後入必不冇輕用其身犯當道之怒以草野之士無故而指斥權戚是輕用其身以期一擲者也輕用其身者奸人也其情易

見也。且真有學識，亦不冒上書自呈。凡上書自呈者，皆僥倖之徒也。況鄭朋之書，傾側之性，炯然可見。望之不察，爲其所中，遽欲引以爲助，傾邪既露，然後絕之。正易所云同人于宗，吝道也。庸得免咎乎？且爲大臣者，進退知幾之說，亦不可不明也。望之旣爲石顯所忌，罷其政事，當知元帝不可有爲。引身高蹈，豈非伊尹告歸之義？觀其罷前將軍詔書云：「傳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識忘難明一語，想亦顯等裁定留此疑案，以箝制將來。望之曾未深觀耶？區區欲白宿昔之事，遣子上書，何爲也？者當封關內侯時，止宜受其食邑，不宜更受給事中之命。與石顯同給事，尙欲有爲哉？此二事者，不能爲望之解嘲也。雖然，天下之事，有衆人之是非，有一人之是非，衆人之是非，事之常也。一人之是非，事之不常者也。如上二說，我知望之優爲之所以不能爲者，無柰受遺之故。知元帝不可有爲，而辭之宣帝，何以副麟閣列名？與臨終深託之意，旣受遺矣，不得不與戚黨中官相持。持正必相忤，相忤必有一斥，旣擅斥矣，在他人儘可超然遠去，而受遺之事，尙未告成，則受遺之心，必不可安。故復自白，以自白而得罪爲望之者，前無可圖之功，退非藏身之地，勢必一死以終受遺之局。是望之之死，不在石顯矯旨圍第之日，而在宣帝彌留託孤之日矣。欲全其身，必貽後世譏評，有愧于經術，欲遂其志，又苦人主不斷，莫竟其施爲。子然一身，枉道不可尸素，又不可此其絕命之辰也。所以趣和藥，不欲久留，豈畏對簿之辱哉？彼衆人之是非，何可槩論也？故爲人君者，必有不言之聽，而後臣民之情始達于上。明孝宗語劉大夏曰：「李夢陽指斥戚畹，語言狂易，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

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朕以故釋夢陽復職如孝宗者所謂不言之聽也石顯頗屈牢獄之語與錦衣撻釋同出一轍孝宗察之元帝不察士之生世固有幸不幸也宋萬之禍生于博戲博近于狎故慢易之心生一語相擾而弑事成積慢易所致也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雖上之行于下然其釀禍亦復不小故知上下之間不可相戲是以君臣爲謹禮經戒之馮衍與鮑永同爲更始守境不時降光武後永屢立功而衍無所建遂見屏黜一廢二十餘年爲衍計者但當清靜自守省過思愆讀聖賢之書以進乎道德擯縱橫之策以遠乎搶攘則有司高其行公卿慕其器可以不仕卽求仕亦不患無成也乃上書自直坐朝士以蔽賢之過坐人主以聽讒之失豈得爲有道之士人不知道雖才何爲此光武所以終棄之而不惜也若桓譚班彪同未大用譚以上疏言事多違上意因而擯棄固無足怪若班彪者其爲竇融畫策歸漢不可謂無行陳之功章奏卽稱帝意不可謂無左右之薦且言東宮官屬匈奴報答西羌事宜上皆納用其言矣而三府屢辟終于縣令此何故也乃知遇合之際亦甚難言然彪居之甚安譚則頗覺其屈此亦二人優劣之別也

吏道

吏治者近民之職也詩之有頌所以美盛德以成功告神明也天之盛德在于命聖賢爲君君之盛德在于得賢人爲臣賢之盛德能使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干戈永戢四遠來賓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故以其功告諸神明使社稷山川四嶽河海莫不以民事爲重民安則神有恩力而美其祭民不安則神

無恩力。豈復美其祭乎。蓋天所命者牧人。祖所本者成業。神無乏祀者。民事之功。人安業就功成。皆由治民得人故也。吏治之美者。上以巽施。下以悅承。如物之相生。皆得中孚之理。一受民社。卽就性之所偏。從而矯之。性豪侈者。難于恭儉。則力爲恭儉。以矯豪侈。性貪嗜者。難于清平。則力爲清平。以矯貪嗜。性華飾者。易于近名。則力去名譽。以矯華飾。無欲則所積者精。居敬則所操者約。至精可以祛怠。至約可以滌煩。所以終始如一也。不回邪。則赴義必決。無私己。則官人必審。義決不怍其志。官審不愧所學。所以表裏如一也。見諸事者。惟仁存諸心者。惟寬本諸德者。惟中和有禮義科指使世世通行。是以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而成其美俗。若專設刑罰。佐以權譎。徒俾詐僞日生。人情險薄。上下相伺。恩愛相仇。不過數年。變態百出。向之爲奸民者。不旋踵而爲亂民。向之爲惡俗者。不旋踵而爲亂世矣。漢初禁網疏闊。而天下晏然。文景之時。吏皆謹身廉平。民悉從化。武帝縱欲。法度凌遲。吏道駁雜。民俗雕敝。故其時獨無良吏。宣帝接見親民之官。而察其名實。故漢之良吏。爾時最多。然當時有才之士。任法爲治者。皆不免罪戾。惟寬平長者。乃成功名。故史家以爲威已窮而奸不勝。仁愛施而人自懲。歸于仁厚爲美。所以杜慘刻之風也。馬援守隴西。任吏以職。但總大體。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至今誦之。以爲美談。每見居方面者。不持大體。好攬細事。細事雖正。大體全失。適足蠱惑人心。敗壞風俗。所謂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正此輩也。數年之後。弊端大出。富奸行賂于下。貪吏枉法于上。論者皆咎後事之失。不思前事已傷其根。可勝歎哉。漢之鮑宣。可謂名臣。猶以舉措繁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爲丞相司直所糾。今以方面之尊。聽兩造之訟。而私

其鈞金束矢自潤，又不廉于下吏，納其歲時伏臘之費，其能免于糾彈者，彌縫固結之力爾。若黃霸侯封至王莽乃絕，良吏之澤永久如此，奚取小潤哉？朱邑大司農而歆嗇夫之祀爲官行道，固不在位高也。

吏事

天下無俗吏。所謂刑名錢穀之類，皆天下所由以治也。漢之儒者，莫不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飾吏事故，議論政事，炳然可觀。吳質云：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咨于故實，猶有漢人餘風焉。古之爲吏者，本乎先王嚴恭寅畏之學，故律身甚謹，居心甚清，作事甚勤，布令甚簡，總是敬畏之心，夙夜不忘，思之既精，圖之亦遠。凡所以率下者，無不人人可行。至于人皆奉行，而居上者翻若無事矣。後之賢者，或鳴琴而治，或臥疾而治，皆自治不苟，故能懸蒲鞭而不用，視官署若無人。若此者，非無事也，雖日在刑名錢穀中，而無事自若也。何也？與民休息，不生事也。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言非才不可妄任，猶非禮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不親政事，勢必假手他人，則恩澤不信于衆民，蓋衆庶無知，從吏所施成俗，故善人居位，凡惡念動于中，惡事見于前，惡人立于側，皆如農夫藝田，斬除惡草，芟夷蕪崇，絕其本根，非過刻也。無使法度廢弛，而僥倖民多移害善類，逐雀之猛，與行葦之恩，並施而不悖，所以成美俗也。蓋天地之間，莫非義理流行，故有自然之往來，即有自然之應感，義理相通，故也。一出于私，則與物情不相往來矣。失其所以感，又安有應之者？感應之理，彼此相從，內外相資，夫彼此相從，則不可虛名得之。內外相資，則不可浮慕致之。今之爲吏者，皆私心也，虛名也，與民情原不相通。

倡之而不答令之而愈違.又何怪焉.吏事所重.無過取善察奸.一鄉一邑.豈無端士持身者.不以微忘正.不以悅忘守.取人者.不以正爲迂.不以狎爲親.則賢士踵至.吏治日登.漢有三老齋夫助長吏之聰明.雖君民相臨.而有朋友之道.故攝以威儀.規以過失.文翁選學官.弟子明經飭行者.使在便坐受業.皆取善法也.至于奸詭之言.在人者不可輕信.喜怒之迹.在己者不可輕發.則讒害之言難入.矯僞之情易敗.此察奸法也.子產爲政.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民間非法之服.一切斂藏.不敢暴露.故奸人惶恐畏懼.不復生心以亂紀綱.亦防姦之一法也.又以爲治小國而用剛.亦非行道之策.故不拂人所欲.要以自成其功.焚載書以定衆志.賂伯石以安巨室.謹防川以消羣怨.寬沖平易.不啓人犯令之端.亦防姦之一法也.凡子產之言與事.皆吏治師表.推而廣之.亦不憂其無法乎.

禁貪

居官之惡.莫甚于貪.則凡事之近乎貪者.皆官常所當謹.凡迹之以貨財見者.亦官評所當禁.身既爲官.而使廉人逐商賈利.控引世資.積墮充牣.非事之近貪者乎.去官之日.輕重蔽路.泉刀流于郡國.非迹之以貨財見者乎.然上下知而不問.何禁貪之有.漢之郎官.舊有出錢休沐之例.以資官署之用.謂之山郎.行之既久.貨賂流行.轉相倣效.楊惲革除山郎.歲移財用文書之費.取給大司農.郎官化之.莫不自勵.絕請謁貨賂之端.王莽之世.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奸.受取賄賂.以自供給.故天下多貪吏而不可禁.而天下之患.亦因貪吏激成而不可遏.否則貪吏脅削于前.而繼起者.代受其患于後.有天下者.以祖宗積

德累仁櫛風沐雨之基業謀臣猛將運籌帷幄斬首陷胸所得之疆土爲貪官汙吏財貨之府以一官之貪教一郡一邑之貪以一官之悖入教一郡一邑之悖入故貪吏所在民閒不獨積聚壞而風俗亦壞積聚之壞其憂在下風俗之壞憂必及上有天下者何其愛守器不如尺璧也趙衰從晉文公十九年功亦大矣壺飧從行餒而弗食小善焉爾守原之命不因大功而簡小善蓋以守土之官廉而且仁然後便民不廉不仁雖有大功不可使治民也古之愛民者魑魅罔兩之害猶爲法以除之而況掊克聚斂之臣乎第五倫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後世有司一入仕籍其爲良士者未嘗道百姓爲善但禁之使不爲惡其殘賊者身自爲惡而縱胥吏爲惡又縱桀黠民爲惡又以桀黠誣良實使不得已而必出于爲惡夫網羅之設杜絕生路以入死地非直欺其不見也吏爲殘賊何以異此且居上者求利之心不可訓也何也君之于民以正治邪以賢治不肖則有等威有節制無敢以物我竝觀者至于求利之心上下所同具也以此爲心則略其上下校以物我各以智計相尙毒蠚相加彼之所有我將奪之彼之所奪我覆取之其意以爲猶夫人也則無不可相加者矣是以司會者竊藏險健者訐上冶鑄者亂泉幣攻剽者犯鈴閣刑恃贖是已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使天下有司皆以此言爲治則貪殘之風庶幾息矣董宣強項之名見知光武至其爲廉吏死而後知蓋其爲官之日無貨財可自達公卿侍從莫不延譽身死而僅聞其廉者幸在輦下故爾其不在輦下者雖曰聖主亦無如之何矣

訓行

先王之世教人以道德之正而督人以必行有不信所教而由乎旁蹊曲徑者卽有嚴禁大以爲防化之旣端防之又嚴要使雖更千載而明道之言無異說守道之言無異行偶有邪說詭行不由正道不修行實者人皆望而斥絕甚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不得比于人數況雜亂冠裳之間參預治理之列乎有王者起當使天下之人各教其家百姓家道正而王治隆矣教家之法無過敬老慈幼禮年至七十雖庶人之賤人主亦敬而禮之孝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謂敬老也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謂育幼也此外則出爲世用經所云十三舞勺者其人尙幼教以事君之道未及治人也成童舞象者教以治人之功自小及大自近及遠也冠者舞武教以治人之事達諸天下也蓋教人之法浮文不如經濟經濟不如彝倫經濟者一時之用彝倫者數世之用總不若虛文之無用也人主之心不欲天下有無用之人故立教之法不使人學無益之事至于教已成而施諸用又必重鄉曲之評以爲鄉評可繩不肖之心使歸于正不同長吏之法僅足治外貌也蓋欲人自少至老無日不在教化之中自賤之貴無人不漸教化之澤自微之顯無地不資教化之益所以賢才衆多若棟樑之濟濟也又以爲人之生也莫不函陰陽之氣陰則近于柔邪而見利必好見勢必趨陽則不離剛正而非仁弗爲非義弗行是二端者人皆有之聖人重教化以裁成去柔邪而歸剛正故能成數世之利無旦夕之悔不以殘賊萬人之命縱一時之欲也

愛養

人之所以貴于物者窮則彼此相卹豐則勇于行義仁義之心無貧富皆有之上之人不以刑政擾民下之人不以衣食溺心焉有不行仁義者哉民閒衣食所出由農事也文武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是以財用豐多君可以供祭祀養賢才民可以給日用美風俗君能供祭祀則陰陽調燮災害不生人民蕃庶矣能養賢才則可立太平之基俾萬物得由其道澤及四海矣人生百事給足則親戚不相怨強弱不相侵人民和睦矣舉世財用不匱則奸欺不作刑辟可省風俗敦厚逸樂矣是以勸農之詩列于雅頌藉田之法載諸外傳鄉遂之言詳于周禮農功之期重于尚書古人能重農事故民生安樂治道極盛也然民之力農又在君有善政漢之初年蕭何曹參依日月之末光謹守筦鑰因民之疾秦法順其所欲與之更始二人同心此規彼隨是以政簡刑清舉世乂安班壹居于樓煩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卽一班壹而四海之內人之熙豫物之充物不知當何如矣古者養民之法具于井田井田之義其利有五一曰勿泄地氣謂冬前相助犁田也二曰勿費一家謂田器相通也三曰同風俗謂同耕相習也四曰合巧拙謂共治未耜也五曰通貨財謂比耦相交遂生恩義有無可相通也蓋其田屬公家賦以與民上中下三等三年一易其主肥饒不得獨樂墮埆不得獨苦是以最爲均平迨乎暴君之取不止公田浸淫及于私田汙吏之取不止什一而有倍稱之賦要皆暴君發端而汙吏緣以脥削又加酷焉故經界亂而民不能訟諸公皆不冇盡力公田久之公家不

能自耕不得不授諸民公田所以盡變爲民田也自此以後民之失作業者有七事民之就死亡者有七事鮑宣封事言之最悉皆由井田廢也古者倉廩府庫皆爲民設豐則斂之凶則散焉臧孫辰告羅左氏以爲禮公羊穀梁譏其無備譏其無備者緣所從來譏之先事之防也既饑之後則以告糴爲禮後事之救也二義皆不可廢也亦有非水非旱而民乏食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雖有麥禾而實不成此又在爲君者身自減損開倉廩賑困乏不造邑不修舊而不可盡望諸鄰國也樊準曰賑給每多虛名不如募饑民徙就熟郡此說似善但所徙之地何食以賙給何地以區處必也不奪土著之地不侵土著之利使至者如歸居者不擾則準未之及也又獻帝之時臨軒作粥米豆五升得粥三孟此最善矣而郡縣行之必不如法饑民受賜必不覈實徒得上下相蒙以爲故事存虛名于文移之間而不別生事端以擾不饑之民則爲幸耳又柳宗元書以爲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趣耕督穫之使譁于村落鳴鼓而聚衆擊柝以宣令小民之家輟饔飧以饗勞常苦不暇嗟乎此猶其小者也漢明帝時禁民二業而有田者至不得漁捕課民區種而吏舉度田欲令多租至于不種之處亦通爲租朝廷每下一令其意非不善也有司行之輒爲民害蓋有利于民者有司輒自專之而民莫敢問其不利于官者有司輒配之民閒而私其贏餘以自潤甚至懲官之貪而有所譴責貨賂上達因而獲免既免之後輒以所費配之民閒而民亦莫敢訴無往而不爲民害也故明主必慎出令至于有司所陳興利之法遺利之誅尤不可聽懼與奸民奸吏爲嚆矢也

財用

財用國之大務聖賢之書屢言之夫財生于土而殖于民億兆所以養其口體天地所以流其膏澤奪億兆之養壅天地之澤使人情怨憤陰陽愆伏非所以昭令德示子孫也王者富有四海供天地百神之祀備百官兆民之用待不庭不虞之患皆取諸土壤所生然服物采章資朝儀而飾國恤者必有等威以明輕重身自貶損與天下共守此節制而不敢私焉乃爲聖明之主故常以敦廉崇儉率先天下不宜借助于人禮諸侯不貢車服不開進獻之端也天子不私求財不開義助之端也一有求利之心境內之人莫不動心貨利所以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不謀而響至春秋深探其本以爲宇內貪汙之氣莫非王者導之必返正于上然後可整齊于下故國家賦稅之事賢者持論惟仍舊貫不敢輕議變法惟不肖之人常欲變法以行私更張開而錯亂生錯亂生而侵盜便小人之利億兆之憂也所謂舊制者度田定賦當循薦掩之法然後三壤不淆科率不誣山林藪澤宜用里革之法生育之時不取成用之時取之無棄物亦無病人無禁利亦無貪民也古者戶口爲賦一夫百畝取其什一簡易明白不生弊端漢時斂民錢以田爲率田不可稽戶不可憑而匿田逃賦之弊興有賦無田之害作矣墳淤之地取以入科履畝坐稅不計滄桑之變商稅取足額不問時之盈歉地之盛衰旣稅所產之地又稅所過之津至有請橋道以佐軍鬻坊場以雇役者山川園池之稅漢代所云列侯封君自爲奉養不領天子經費久矣一切括而取之國家時有所須名曰發錢市買實則取給抑配借生財之名掩加賦之跡強勦多而上供少如此之類不可

悉數夫賈生所論積貯民間之藏也量錯所論貴粟公家之廩也藏在民間則爲王道廩積公家則爲惡政如錯之說塞下之粟則實矣而吏道之雜風俗之偷豈非所得者少所喪者多乎元人有言曰牧羊者歲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以獻得毛雖多然羊離寒暑無以自覆往往多死此變舊制而病民之驗也故賦稅之事惟當與君子謀之聽用君子之言勿使小人廁其間變亂是非以貽害無窮也人主用財亦有定式供養勞賜取給少府之錢大司農所會乃度支天子公用與軍器武備諸物非以資嗜欲爲私藏也史稱漢元帝時外戚賈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甚多馮昭儀當熊所賜不過五萬掖庭之親雖有賜予屬勿衆謝以示平惡偏重失人心所以侈汰不生加賦之事亦少若不得已而加賦則國事益多所加之賦常不足用魯莊公立國二十有八年而無一年之畜一歲不登卿出告糴春秋以爲危道此如編戶之家歲計不足仰給稱貸至于稱貸而日計亦不足矣人臣爲國省費亦有失于不當者如減省邊境戍卒及祭典犧牲之類皆顧小利而害大體取暫悅而貽遠憂惟召信臣所請宮觀繕治供張樂府倡優諸戲及大官冬生菜茹之類大可減除而計臣偏不言也

禮樂

禮必將以樂行禮而無樂以導之則傷于徑情直遂閭門之內溫清定省不必用樂然而和順暢洽之意卽樂也樂必資乎禮作樂于不行禮之時必至流湎淫泆深宮之中房中之樂矇瞍之誦未必行禮而其莊敬祇肅憂勤惕厲之心卽禮也此言禮樂每相須也王者初起制作尙未遑也取先王之樂類乎己者

假以風化天下。迨治定功成，則必作樂以象德，製舞以象功。既制樂矣，猶必舞六樂于廟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明大德廣及之也。記云：「訊疾以雅，謂以遲重之聲；訊治舞者，之急疾。」此太公之志，不欲以武治天下，故以雅訊疾也。春秋之時，樂之僭亂者多，叔孫寧、武皆有力為反正之意，而有所未遑。夫子正樂，亦承先賢之志，欲以樂理感動人心。雅頌正，而人心始和平爾。師曠聽律之法，常苦不得其解，大抵八風之聲俱在樂府，輕重長短，即與天地之氣相通。此古神聖學通天人之妙，非意想所能測也。後之人亦不悉知其所以然，但緣尺度習學，亦能與天地通。或天地之氣時有盛衰，亦卽見于樂工所用之器，而有可測。蕤賓之音，偶與律乖，而有死聲，是以知南風之不競。至于歲在豕，韋月又建亥，知天道在西北。此陰陽家所共知，不待吹律而後知也。雅頌所載，皆祖功德修身致治之事。漢儒削而不用，獨舉神靈盼蠻杳冥詭幻之言，而用之郊廟。孔子所云：「雅頌失所。」正此之謂。故樂理已亡，至武帝而盡亡之。以其文士製詞，優人按節，非周公正考父之儔也。隋煬帝大製豔曲，詞極淫綺，新聲變響，掩抑摧藏，哀音斷絕。萬寶常知其將亂，蓋天子所居，其氣宜盛，而得衰颯之音，亦猶南風之不競也。然師曠之語，亦出術數之學，不可為典要。故叔向以君德折衷之。若季札觀樂，或因其詞義之邪正，或因其音節之盛衰，未必皆一法。總是以君德為主，而以音節合之，不止師曠之法也。

祀典

先儒之言曰：「天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大恩以宣。

天下之事盡矣。又曰：惟聖人爲能享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享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疏數之節靡所折中。君子合諸天道，感時而致思焉。祭之有祈，非先王本指。先王之事天也，上報生成之德，非求未來之福。其祀祖考也，緣生事死而已，非冀曾孫之慶。但神以多福祐善人，以宜申嘏令胄，理所自然。不因詔事而得，末世人情好利，事以利動，禮以利舉，緣此以窺神祇之心，亦出于利，而讚禮誣神。由此而生何福之有哉？宋仁宗南郊配以三聖，當時謂之失禮。胡宿謂當用迭配，亦前此所未聞。總之太祖配郊，其來已久，不必更張也。凡有名氏而死者，皆人鬼也。天地之神，皆氣也。緯書以五帝爲五行之神，是以有形之人鬼，當無朕之天神，誠爲謬妄。明太祖制禮之初，削去五行之神，最爲得禮意焉。萬物之生，天地功也。雲雨之潤，山川澤也。功之所施，必報以禮。澤之所濡，必薦其物。故天地山川，有殷祀之儀。漢武帝祀天于甘泉，知其非天之正位，特以在長安西北西北者，乾位也。易曰：乾爲天，故以爲天位焉。其祀后土于汾陰，亦知非地之正位，特以土形雕起，有澤中方丘之象，故以爲地位焉。皆武帝文以己意，非天地之意也。故易世之後，卒據經義以改易之。五嶽者，因山川以達天地者也。壇壝之來既久，大指皆因于天，不因于人。好事者輒爲據都改嶽之說，是以王居所託，易天地定位，脫殷人五遷，將嶽號五易，非經義矣。金有范拱之說，明有倪岳之駁，此說卽當永絕矣。倪岳祧廟之議，所以行于當時者，以其爲禮官也。楊守陳主有功德之說，其義較長，而不諧于當時者，以其與禮官相違戾也。未幾，世宗議禮，卒祧德祖，是用楊說也。以此見禮官之論，有時違正，久而後見其戾，未必皆可法也。元世祖崩，羣臣請謚南郊，此稱天以誅。

之義雖前此所未聞可以義起者此類是也其他創議者有據卽是無據卽非章帝廢后英宗時得謚此合禮者也禮官請斂大臣金錢爲太后生辰祈福此讞禮辱尊不敬之尤貽譏史冊者也大抵壞俗傷教之事皆不學無識藉口尊親以進其猖狂邀其寵利遂使大勢不可遏正論莫能治所壞非一事也左氏國語皆不載程嬰公孫杵臼之事孔穎達曰于時晉君明諸卿強無容岸賈專恣得廁其閒馬遷妄說不可從也然揚雄馮衍皆稱述其人未可謂全無想亦晉士之賢當祀鄉里者也宋神宗時以帝命立廟絳州立廟之故乃以屢失皇子鄆王被疾從吳處厚請許焉夫人主嗣息天所篤生一二下土之神能降疾夭是何言之陋耶人之不學妄誕不經貽譏國家取笑來世范史所云典祀不修而爰居之類甚衆非孔孟復生不能正也

歷象

天有定舍星有定次要以鳥在午中火在卯中虛在子中昴在酉中爲正次之與舍古今相襲不可移易漢書律歷志所載與尙書合所以爲正也周禮亦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在地封域必當天星之分秦漢以來地分天次往往因之但日有歲差不能盡如次舍之數故堯時冬至日在箕此日自爲躔次非可易地之子丑天之鳥火也若以日之所次而移天之次以從之與尙書周禮之法皆不相合恐未可爲定論耳從來置閏之法謂十二朔已盡而周天之氣未盡是以置閏疇人弟子所操以合天者據日月交會之辰以定朔望又以此驗交食亦不爽矣第恐日之躔度旣差則黃道長短亦差黃道旣

差則所云氣盈虛，皆不盡存乎舊法。而節候前卻亦差矣。夫置閏與交食可以形測。置閏全在候氣。今候氣之法不傳。未聞有截竹驗灰諸事。可以交食之有驗。遂保節候之無差乎。日躔既差。則斗建亦差。攝提孟陬。必不能盈縮進退。與日月相周旋。則今歷所云某月建某辰者。皆舛錯矣。一月交氣之時。日之直建直除。又當與天道不合。則所舉示以前民用者。皆不可據矣。漢章帝詔書云。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歷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于氣已迂正此之謂。豈不大有妨于政化乎。張子之書。謂必使交食法合乎閏法。而後歷始無差。此今日所當亟講求也。今時凝寒多在立春後。盛暑多在立秋後。或曰寒暑餘氣固必甚乎。正氣豈信然乎。竊恐置閏之誤也。

所云敬授人時者。謂天時所至。則以人事應之。如農祥正而東作興。霜始降而百工休。一定之數是也。至于陰陽之變態。亦欲先見其端。而節宣以政事故。又置靈臺以觀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所以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以應神明之變化。如將有水旱。則修預備之方。行罪己之令。將有兵戎。則謹嗜欲之端。飭邊圉之防。簡將帥之才。積芻粟之具。之類。蓋神明自有變化。凡若此者。以政事迎之。使災未至而備先修。則萬物實受其福焉爾。嘗觀緯書云。靈臺之作。所以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蓋言天地之交。其理至微。六氣之中。皆有靈液。所謂太極之清泉也。草木所以潛滋者。雨露之外。別有此泉。以噓煦其根。物皆賴之人君行善。則此泉皆爲百姓所用。正穀果蔬。無不繁茂。山澤之利。無不誕育。而稂莠螟螣。不能興之。相爭。君行不善。而使小人在位。則有生之物。其粗惡狠毒者。得氣有餘。嘉禾仁鳥。反受其至薄者。則政事

爲之也。是以不可不觀象以知吉凶也。

災異

春秋所謂災者。有害于人物。隨事而至者也。所謂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也。災者。往事之譴責。異者。來事之朕兆。因災而改往事之失。因異而儆來事之悖。此弭異消災之道也。災者。已成之害也。異者。未至之災也。非常可怪之物象。先事而至。以其先事。則害未成。若能修德改行。徑可不害人物。有似父母教戒子姓之義。災則隨事而至。害及人物。雖欲改悔。靡所救藥。有似刑罰既施。無容苟免之義。論害之及物。則災輕于異。論天之愛人。則異重于災。蓋災所傷者人物。異則有關宗社。有敗綱常。災止一方。異及天下。災乃可見之害。異有不測之害。春秋多爲天下記異。少爲天下記災。故公羊曰。異大于災。是災輕于異也。然而人至卑也。天至尊也。而人之怨恨必感于天。人之修德亦必動天。聖人能見天人之合。故天之所祐。卽聖所祐。天之所怒。卽聖所怒。天之所戒。卽聖所戒。天之所棄。卽聖所棄。聖人不敢自明其喜怒。惟恭行天地之喜怒。知天心。欲人爲善之切也。故爲經以示人。謂夫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以此警動愚暗。幾其能改。旣已能改。則六罰六極。歷萬世而不一降。故曰。天之愛人。異重于災也。高宗飭己正事。成王反風歲熟。宋景不移股肱。皆克當天心。轉禍爲福。漢文之時。同日山崩二十九。文帝恐懼修省。海內乂安。自此以後。人君方欲敬天。而臣下導諛之習。牢不可破。遂使難言之害。反以別有所言蔽之。而爲害愈深。如日食地震。發于同日。杜欽谷永皆云。應在後宮。由後事觀果。在後宮也。但非當時之許后。乃異

日之二趙又二趙之害止于帝身與嗣而絕漢祀者乃王太后的家經術之士能知變異之來由乎後宮至于屬諸何人驗于何時則不得而知此疑似之誤人也又成帝時黑龍見東萊以五行言之漢得土德水爲土妃黑者后家之色龍爲君象黑龍者后家之人欲爲君之所爲也東萊者爲害之人自東方來也谷永遠引夏正移諸同姓以掩其迹又以趙氏之惡蓋王氏之愆斥言人主而不敢微刺權戚誣天罔上莫此爲甚雖帝怒欲誅永而王氏爲之左右敕過交道屢勿追此藏奸之誤人也張放驕癡孺子未嘗以奸惡著聞安能感動陰陽招致災異春秋二百餘年大自日食星變小若昆蟲草木書于策者甚多未聞爲便嬖寵幸作也時丞相御史皆王氏私人寮屬掾吏以類相從故舍五侯專擅而遣放塞責移此儻彼攻其所不好以庇其所好始則以許后出脫王鳳後則以張放出脫音根等此嫁禍之誤人也博士行禮之日有雉飛之異所歷者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內庭之殿雉者聽察先聞雷聲今此雉見怪亦得氣之先者時左右進言此雉毛羽摧頽若拘執者疑有人故放以恐喝朝廷王音輔政深責言者而極陳其禍似乎忠直矣然未嘗引退以避賢此託諸空言之誤人也且奇獸異鳥怪草殊木生于近側集于屋閭識者猶知惡之而況習天官之書明五行之說者乎亡何上天譴告乃知說災異者以假借之言悉皆揜覆左右阿諛取寵妄言其吉公卿畏咎保位莫告其凶獨一二諫臣呶呶爭執宜人主覩之厭之而不屬意也夫以人心測天心以古事類今事災異之說鮮不驗者必也爲人君者不但臨事求言當于平日觀古卽不及觀于平日但于求言之時命羣臣誦述古事得其近似者而以己意度之庶幾乎無

忌諱之言而有言外之聽猶勝汎汎求言使邪佞之黨誤引經傳而莫敢指擿也夫陰陽五行之理和則相生乖則相克相和者雖克而實生相乖者雖生而猶克也和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姦宄可化爲良善仇敵可綏爲臣子乖則一家之內一人之身有此重彼輕此樂彼憂之殊而況物類之繁多人情之譎詭鬼神之變幻其爲沴爲厲豈能免乎所以致和則有由矣水火金木土穀用之必以時人之筋力貨財使之必以節飲食男女必顧其德之所稱義之所宜選舉先後職任大小必視其才德而位置之間閭之下無冤抑之訟無焚獨之人無強禦之家無卑謔之習大順之氣周流沛溢于兩間皆消弭災異之至理也又樊準曰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此語能恪守之通乎上下未必無小補也

調變

水火雷風之變天地所以告人人有刑罰所不能加者惡有隱痛而不得見者天地鬼神常因水火雷風以警戒之使達人悟其理愚夫忧其禍皆不敢有爲惡之事且告人補救之道也故三代之時經術之士確然欲輔相造化調變陰陽劉向五行傳總以致和消沴非誇其知天也京房比之疏矣蓋陰陽之氣相和而成雨澤一施一受氣之和者也陰氣過急陽氣舒緩不能成雨陽氣鬱勃陰氣散漫亦不成雨受者急而施者緩施者急而受者緩皆謂不交不交則不和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又日在西虹在東陰陽之失位者也故天地不合而雨止日在東虹在西陰陽之得位者也故天地合而雨降日之喝者得月而解雨之淫者得風而疏故曰日月風雨所以成天地之和也陽氣在雨則溫熱陰氣薄而脅之在外不入

轉而成雹故藏冰以禦雹大水亦陰盛故與救日同法用鼓伐陽以勝之以其非禱祠之類故不用牲不求助于神也陰陽相濟確有此理求助于神則爲矯誣經義言之詳矣饑饉者百姓叛亂之萌芽也賦斂重鉗網密爲亂之心已決加以饑饉不恤則亂作矣方萌之始可身自減省以弭之可輕徭薄賦以謝之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墮塗其事與調燮同也董仲舒治江都每于陰陽錯行以春秋法推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止雨反是未嘗不見其效至于火災之對則誠有未當者刑獄大事察詞蔽罪猶恐失中豈可疑似揣摩興大獄之端天心仁愛必不以忍而誅之一語視彼下士且學以明道遇災修省天之道也舍道而言勿論效與不效總不離于技非儒者本務又安得以誅殺爲意仰承彼蒼以示弟子亦不能辨以其不務修省而與道不合非厥師夙昔持論之本指也仲舒因此不復言災異則體道之功益進矣

月令

月令行政失時則有咎徵之應皆以四孟四仲四季之氣相爲感召其理頗微盍使共曉獨言人事乎春行夏令太陽陵少陽也以下陵上曰陵少陽在前太陽在後進而奪其權是陵上也故在天爲旱在地爲蟲落爲不收爲蟲在人爲多疫在國爲多恐旱者雲雨之蒸無力也蟲落不收者地氣猥泄物生不遂也蟲災者未夏先暖蟄蟲之屬出戶太遽孳生蔓延其類衆多孕育草木之上感化土壤之下紛紛皆是也多疫者春多氛霧在太虛爲有質若非正氣卽爲瘴癘瘴癘著人故爲疫也多恐者盛大之氣不以漸至

人感此氣危懼善驚如服行氣藥過度心常震慄危動易驚也皆氣洩太蚤之害也春行秋令少陰陵少陽也舊陰已盡新陰未生何從得此殺氣越序而乘權由生氣微弱故殺氣盛行以下陵上也在天爲暴雨在地爲惡草在人爲寇戎爲疫皆有害于善類者也皆殺氣奪生氣之害也春行冬令太陰陵少陽也以陰乘陽是陵上也少陽用事太陰宜伏不伏而奪其權當發生而閉藏也故在天則霜雪失宜在地則種植多傷在人則好搏擊在國則有恐懼皆閉藏失時之害也其曰國有大恐行夏冬二令皆同人之神明不暢遂則日就縮減縮減太過恐慄作矣喪膽奪魄皆恐慄過也故彼以發洩而恐此以收斂而恐也夏行秋令少陰陵太陽也太陽方盛少陰遇之宜伏反進而干預其事是下陵上也故在天則爲苦雨在地則害稼穡傷草木在人則多災疫在國則有兵革皆殺氣陵養氣之害也夏行冬令太陰陵太陽也陰不避陽越序而陵之以死氣害生氣災之大者也故在天爲雹爲風在地枯草木敗城郭在人物兵革不靜鳥獸不仁皆死氣乘生氣之害也土不克水異之大者土有常尊王室之象春秋穀洛之鬪將毀王宮王靈不振土不自固當克而反敗也夏行春令少陽侵太陽也本當代謝留連不去由正氣過弱故廢氣執權也在天爲暴風在地則草木不實蝗蟲爲災在人多欬病與遷徙遷徙者火氣既弱不能生土故民居不安興敗城郭同也多欬者肺氣屬金旣爲夏令所克又與春木相搏肺氣不寧是以欬也皆陽當盛反弱之害也秋行冬令太陰陵少陰也以陰乘陰皆曰陵也少陰之時太陰未壯乃進而有爲此爲陰氣太甚故在天爲霜災爲風雷之災在地草木蚤死土寒凍坼在人爲盜賊爲兵戎在物爲介蟲皆陰氣

太勝之害也。凡風雷皆氣之發散。何以收斂過急而反見之。蓋秋氣雖收。而其卦爲觀。尚有二陽在地下。驟以嚴陰綑之。勃發爲風。奮激爲雷也。螟者食心蟲也。氣在外。故賊在內。是以陽氣不收。則有螟害。介蟲剛在外。而爲軀殼。柔在內。而爲生氣。故陰氣過肅。則爲害也。蟲生于貪。介蟲者貪吏之外。剛內柔者也。秋行春令。少陽侵少陰也。類之相侵曰侵。前之逼後亦曰侵。陽德雖尊。而出非其時。亦爲不道。金當克木。木不受克。反乘其權。亦云戾矣。故在天爲旱。在地五穀無實。草木再榮。陽氣復還。客易主位。豐于外而歉于內也。在人爲訛言。爲解惰。在國爲戎兵。戎兵者木不受克。下人叛上之徵也。言者氣所動也。氣不收。故訛言作也。夏月暑溼。人皆解惰。今餘暑未盡。益以暖風。故解惰不自克也。皆當殺而更生之害也。秋行夏令。太陽侵少陰也。當退而不退。閒少陰之弱。而久據其柄。貪位不舍。非時不道。當收斂而盛大。當薄寒而炎暑。比春令加甚焉。故在天爲旱。在地爲火災。火宜斂藏者也。人不謹。則延灼不當夏而夏。人事故縱之也。火災宜矣。又爲蟲之不藏。穀之復生。水之敗資窖也。在人則爲軀體爲瘡瘍者。寒熱相搏之證也。秋暑不解。人傷于喝。飲水納涼無節。故爲瘡也。夏土溼奧。至秋而燥。秋行夏令。土不燥也。故川之方至。不以其時。資窖之屬皆敗也。皆當肅反羸之害也。屈宜咎曰。時絀舉羸能無災乎。此之謂也。冬行春令。少陽侵太陰也。太陰謝事。而後少陽乘權。今不待時而遽侵太陰之權。易曰壯于趾。征凶有孚。少陽于此可謂壯趾。亦不道矣。故在地爲水竭。爲蟲生。在人爲流亡。爲疥。爲傷胎。爲病。爲逆象。月令言蟲災者入。皆氣之不肅。不能殺蟲。或先時遽生。或後時不藏。皆由于溫暖也。水泉當動而反竭。微陽蚤洩。不成滋液也。流亡者氣不

聚故民亦不聚也。犧生于鬱陽令而陰時其施不暢故爲鬱也。以冬爲春反終爲始是爲逆象皆宜閉而更洩之害也。冬行夏令太陽越序侵太陰也水宜克火火不受克反侵其事當密固而太洩異亦大矣故在天爲暴風爲冬雷爲無雪在地爲大水爲凍解爲蟲復出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閉藏之時大地育物方當固其根荄柰何有害物之風來自空谷乎皆氣不寒不斂藏之害也。冬行秋令少陰陵太陰也以陰乘陰皆曰陵也少陰者肅殺之氣不可常在天地之間故亟以閉藏斂之戰于乾勞于坎是也。冬行秋令是有戰伐而無休息殺氣妄行物不得反其宅也故在天則雨雪雜下隕霜不殺在地則蟲生在人則兵起月令言兵起者十皆殺氣之盛也當閉藏而殺氣不息之害也二分二至時之中也爽其令者其沴必大秋之與春冬之與夏五行之相克者也爽其令者其沴亦大四氣之相近有留連不去者有緣開而起者要以各有界際不可踰越若其相爭是爲不道或輕或重稍有差別亦未可知也。

讀書說卷四之下

甲兵

行師之道。雖以善變爲奇。必以守經爲正。要之鑒于古人。因其故智。亦可以當司馬法之書矣。行師之道。宜以廟算。正其得失。師出臨境。敵人拒以大義。而後知其不可。雖無遂過之咎。亦有輕舉之失。卻克納邾子弗克。公羊大其事。穀梁譏其晚。各有意義。不可偏廢也。兩軍相當。各據營壘。其中偏裨。亦各有部曲。度其素失人心者。與之挑戰。在彼上下不親。必不死戰以衛其帥。可徼取勝也。吳楚戰于柏舉。夫槩王知楚人素惡子常。先擊其軍。吳獲全勝。用此法也。重兵聚于一隅。膠結牢固而不可離者。自守之志。非圖進取者也。不以天下全力用之一方。乃得制勝之法。高帝身當彊敵。別遣一軍。闢地廣境。而大軍若無聞焉。故兵力屢挫。形勢日張。天下卒定于漢。項羽欲以一夫之力。與天下搏戰。又不明形勢。越梁宋而爭成皋。雖有勝敵之時。常懷內顧之憂。牽制于河南。而坐失河北。皆失策之大者也。吳王濞初起。其將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成功。欲別將支軍循江而上。收淮南長沙。以入武關。吳太子曰。以反爲名。不可以兵假人。恐所假者亦且反已。可謂長慮矣。然如此長慮。不用諸未反之前。而用諸旣反之後。不思所爲之事。原非萬全之策。又何必長慮及此。祇見其愚。未見其慎也。李陵請于武帝。願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貳師軍。正與祿伯意同。武帝久用兵。知勝算是以從之不疑。然祿伯之謀。差勝坐。

待其困爾未必能得志何也叛人非成功之局也又桓將軍之計以爲步兵利險阻吳楚之師宜棄去所過城邑疾走據險以遏漢人車騎之勢此策亦非必勝之道然在反寇用之乃劇賊也使當日果出此計驟至雒陽成皋則周亞夫堅壁昌邑之計不可用矣疾據敖倉以食其粟則亞夫計絕餉道不可用矣吳王不聽二人之策是以必敗所以光武別遣鄧禹入關而身當銅馬青犢別遣耿弇下齊而身當劉永鄧奉爲合乎用兵之法也羣賊屯結氣銳不宜速戰俟其食盡氣餒有將走之勢而後乘之光武擊銅馬用此法也本營偶有叛將此出一時憤激非宿謀也開招降之路誘之其下必縛之以獻以求自新光武策黃防必執馮愔用此法也大城未破不宜貪小城之利大敵未破不宜貪小敵之利小城小敵成功頗易而兵力之耗必不可免且其殘卒必逸入大隊助之守禦助之來攻是以既耗之力當彼全盛非完計也先破大者則小者必無固志可不勞而服光武得漁陽突騎不攻邯鄲而東圍鉅鹿幾于失策聞耿純之言而悟爲得法也盜賊羣居不能久而無變不宜輕與搦戰就彼不爭之地而託處焉以觀其敝有隙然後乘之鄧禹知赤眉必亂休兵郇邑就糧養士爲得法也敵有必敗之勢自知不可久也于此時也戰則恐其致死降則聞命必從赤眉之東鄧禹徼戰而敗馮異欲以恩信降之爲得法也行軍非有定謀不宜分屯分屯則彼此不能相救一營既破兩營皆敗吳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厥後朱浮鄧隆敗于彭寵吳漢劉尚敗于廣都皆由此也然而分屯者犄角之勢主人所以應敵故曹操圍呂布其將陳宮欲別營于外而布不從故敗論者以宮謀爲得法也敵據堅城不可仰攻用力雖倍而功難成誘之使野戰彼失所

恃我得致力盡銳一決可以成功。耿弇誘費邑救巨里。要之中途。遂獲全勝爲得法也。天下一家而羣賊屯結。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故廣明之亂失于受降。使爲寇之人利則進戰敗則屈伏。稍縱緩之又復跳梁如故。朱雋不受宛賊之降。決策撲討爲得法也。入蜀有二道。從巴郡至廣漢爲一道。從都江至武陽爲一道。所云內水外水者也。涪江近而都江遠。近者備嚴。遠者備疏。故岑彭已至墊江。復還江州。而從武陽以上。公孫述驚以爲神。厥後劉裕伐蜀。亦從外水爲得法也。兩軍相當。必用詐謀取勝。此儒者之書所不取。而先儒更有取焉。故子魚論戰。左氏載之。其意欲後世知之。以參決兵事。鄭箴嘗亦責襄公不用子魚之計。軍敗身殲。不足服鄰國定遠疆。孔安國詩疏亦載太公兵鈐。有審其權謀出無常道之語。爲得法也。

廟算

天下既已治安。生民離乎湯火。而聽將帥之言。用兵不休。以誅不服。人主不親履行陣。察功賞之實。將帥席彊大之威。狃高顯之爵。亦不能深思長計。奮力致死。以快主心。而除民害。此時用兵。適足費財費士而已。其傷痍破敗者勿論。雖或克捷。而元氣大喪。亦非朝廷之福。故嚴安書云。用兵人臣之利。非天下長策也。蓋兵連于外。則將帥權重。高爵隆賞。可以取必朝廷。故曰人臣之利。然而民困財竭。死生不卒。盜賊羣起。宗社不安。故曰非天下長策也。此時之計。惟當用顯比三驅之理。以文告諭之。彼必來降。恐後不勞餘力。最不可用新進文儒之說。其趨險犯難。不顧民命。更有甚于將帥者。蓋將帥受命。猶當親冒矢石。彼文

儒者則坐談而已。折衝禦難責之他人是以尤不可用也。武帝從嚴助而兵連禍結三十餘年。光武拒臧宮馬武而海內晏安。至于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是其前轍也。自古窮寇受降壯心已屈必無非分之望皆由人主大義不明喜其來而隆其禮既伏其驕蹇之心事定之後又不能推誠相待事事曲防更生其怨望之隙是以其人忘免死之恩銜恐懼之怨蹈前愆就後患而不自恤李密李全是也赤眉擁大衆以降先使人探帝意曰益子將百萬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先是王郎投降求封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足矣乃知爾時所以處降寇者率用此法蓋逆折其氣于未降之前然後予之生路是以雄心殆盡而不再萌如益子之事又申明三善以示施恩有故非獨喜其來降是以百萬之衆旦夕解散也措餉之法蕭何最善計戶口轉漕不按舊籍求也蓋亂世之籍多不可據若按此而求逃亡既多抑配生焉覆核或疏侵盜熾焉虐民蠹財誤軍失機兼受其敵故曰當以蕭何爲法也行師之道無取于必進故易有左次之文傳有知難之義蓋全師以送猶勝與尸而歸也行師之際亦有當用小人者事定之後但報以爵賞不任以政授之以政則亂邦矣元末用兵之弊宰相出師于外而奪其位者竊發于中宜後世閫外重任專以彌縫讒間爲務運籌選將皆餘力營之不暇深思故范祖禹說詩据張仲孝友一語以爲大將成功于外必由人君之旁有賢人在焉不獨左右道地實則講論道義以爲任人之本此有感後世閫外而特爲此論也總之進言人主之前不宜道以用兵漢武越中兵端發自莊助胡中兵端發自王恢是二人者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信矣

興兵誓衆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別于以見理之無所不在而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爲也故春秋征伐有義之者有大之者有美之者有進之者應天順人弔民伐罪則必義之義者經常之所重也尊上攘惡救災恤乏信著于天下則必大之大者因事而重焉者也刻日而戰不爲掩襲之計聲罪致討得其服義而止不土其地不掠其人師已勝矣城已克矣垂囊而入數軍實而出市廛不驚不爲人患與人同事讓以自替不攘其功不利其實知進知退不忍戕殺其民雖見侵犯不窮追遠討雖不能寢其役但閼其歲月之久述其室家之情以致其相關之意如是者皆美之美其不得已而用也因一事之善而亟與之不計其前愆不責以後效是謂進之進之者謂其可與行義也結言而退不設盟誓者謂之大信鄰國有難喪其土地人民遷徙閒關資給器用皆撰具而保護之師無私焉謂之有禮邊竟之上亭障甚設寓望必嚴來則有備進則有獲使人民不喪疆圉不蹙謂之善禦寇戰勝之後長于經畫使已成之功不自墮壞敵人畏之復可當一師之捷謂之善師者不陳守險以道勝于金湯克敵以義優于堅利謂之善陣者不戰其或無禮于人而責其不服報忿憾而過當赴人之急而解緩其行老師費財遷延虛次耿介自用不納忠直之諫因人之力而自爲功懷利國之心而託定亂之名皆君子所不予以不予者謂其爲失正也輕小敵而不設備使大敗於小尊敗于卑爲謀不審釁尤已構鋒刃旣交乃行區區之仁崇小信避小嫌以自取傷敗身爲賢辟天下所觀望鄰國有亂不教戒易置而貪取并吞朝有愷歌之奏野有哭泣之

聲雖盡宮而弔求死事之孤而重賞之亦痛心之事也如是者君子諱之諱之者諱其傷痛也無故而蒐軍實兵氣之動也以娛耳目悅嬖寵爲尤甚焉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所以秉綱撮要先儒謂啓征甘扈非至德之舉也內虛國本以搏外寇逞一朝之忿結累世之怨長驅鄰境而不假道視地主若無人久戍不解使吏士放縱內地疲苦盜賊不戒而日繁舉動輕躁尊卑無禮思慮不密待敵不豫如是者君子危之危之者所行不義雖無害而有危道也結怨深禍報償無已務勝不休利心數動至于伏尸流血上下不安社稷幾危間人父子兄弟君臣使相賊殺背德棄信乘賢者之困而陵之如人之有創而再創焉越境背殯邀于險道而盡殮之如是者惡之惡之者謂其大爲人害若虎豹豺狼之不可近也逆王命而助黨與翼篡弑以伐有道貪貨賂而成禍亂與人相約不崇禮讓而相引爲不仁開道異族使爲害于骨肉彊梁之臣貪出師以作威攬兵權以抗孱弱之主家藏甲而公室分民食其惠而歸惡于上如是者誅之誅之者奉天子之命往討其罪也以行義出師而受賂中止陷阱設伏縱火決水以邀一切取勝而無辜之民靡所逃詐譖謠詭彼此相報而不知止有士之君而逃義棄正爲匹夫之行罪著于上討顯于下多行不義見棄于時會而被執盟而齒下內治不修兵將不力聞鄰警而震動雖曰能戒亦可醜也如是者賤之謂其辱及宗祖恥及臣民也守社稷不死而逃遁佚獲自免隆刑峻法使大臣背叛民爲寇盜若魚爛然從內而發雖不見伐而有必亡之道貪賂賣鄰自取執縛借力不義之人以弑其故君戮其宗臣如是者絕之絕之者雖有國如喪焉雖幸生如死焉雖王者起敦興滅繼絕之義亦不及焉若

此之類非直警悟前人所以開示後人也夫行軍之法出則少壯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卑幼在後復尊卑也軍敗則有力者居後禦患難也是以晉侯觀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非搏戰之謂也率子弟攻父母荀子以爲勝敵之術孟子以爲行仁之勸言同而指異陽處父伐楚救江猶孫臏伐魏救趙而公羊惡其不信以此見後世用兵之將所謂神妙不測者皆聖人所謂行詐而已矣故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刑辟

物以秋成秋則生意斂藏秋而不斂藏者災異也人以刑肅刑則惡機杜絕刑而不絕惡者亂人也然秋未有不肅殺者秋而不肅天時不正也刑未有不懲戒者刑而不懲綱紀不正也天之育物包含徧覆聖之治人普愛無私然天有災異之降聖有刑辟之威天之災異因失道而垂象聖之刑辟因失道而平施天心仁愛雖肅殺之時長養之萌在中君德仁愛卽施刑之頃鞠育之念在中天與人通聖人又與天通故斷獄之法原心定罪探意識情死者不抱恨入地生者不銜怨受責治外亂宜恕治內亂宜嚴不恕則遠人無以自明不嚴則近臣日竊其柄皆以愛民非以殘民也禽獸在野豈不知避網羅至于驚走則誤入甚多君子處此每爲寒心故曰紛驚逢羅潛然出涕民以驚惶罹罪者不少非盡有意犯也且刑罰之不中未必皆失入亦有失出者然在下之人非惟失入不安卽失出亦不安春秋之時法律未定爾時之君極其喜怒所至持人之足以頭築防叩人之鼻以血釁社其惡如此子產鑄刑書荀寅賦鼓鐵蓋恨末世有司鬻貨舞文故取上世所稱善者著諸金石使人奉行不可謂非仁人之心然律令不可有二門民

情不能無三等。善良者奉文而守法，頑梗者叛文而骯法，奸僞者舞文而弄法。是律令所治者其一所不治者有二也。制法以範之，勒器以徵之，桀黠之民知上之人不能越法以罪己，又不能屈法以施恩，是議事之制反爲法令所奪而民不畏。且先事之禁必不盡括所犯民又緣此以逃遁，上亦無以執之。故叔向、仲尼皆以爲不可也。漢魏以來制爲比例，夫法既不平則比例卽以藏奸，元人條格可鑒也。古稱漢法最簡，漢刑最清，豈非以高除三族，文禁肉刑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焉者乎？子產之爲政也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禁小疵，故其卒也，鄭人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魯大夫臧孫爲政，主于嚴猛，其病也，人皆賀其死，其愈也，人皆懼其生。是以著述之士皆尙寬仁，惟商韓之書導以嚴酷，由此觀之，宏崇晏晏，上下皆受其福，陰慘刻深，彼此皆罹其禍，亦奚取于此乎？故司刑之官佐君爲治者也。古之天子必擇良士爲之，若非其人，則鬻獄矣。畏勢矣，又必耳目無壅蔽，一有壅蔽，則偏聽生奸，喜怒用事矣。又必行法果決，不果決則礙于迴惑，失于轉徙，病于煩擾矣。其最要者，不獨爲國守法，亦當自範于法，凜然如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矜其容，而後可也。所行之事欲施于彼，不可求諸彼也。當得可施之理，即在吾身，然後行之，有所禁止，亦在此身無過，而後可禁人過也。以此爲名，以此爲言，當令所名所言，皆可行于己，而後以此名，此言責之于人，不可名言于此，卽不可責人以名之言之也。可名可言之事，出于此身，則善果在身，而人之從善，亦可以此身督之。若物有權衡規矩，而衆器皆受裁也。若以不正之身而果于用法，則暴戾恣睢，與罪人不殊，又可以相治乎？且貨財上行，則天下無公，是奸邪臨下，則舉世無完行，雖有銀山金

穴之贓不聞于上則無從罪之雖果桃菜茹之饋旣挂彈章則無從白之而奏與不奏又不係事之輕重而係怒之深淺怒與不怒又不視人之賢奸而視賄之贏縮故盜跖肝人之肉有以悅上卽得志宦途廉士兢兢自持無以悅上率不免坎壈大吏犯法滋多而苛察小吏小吏犯法滋多而苛察部民漢和帝詔書所云貨行于言罪成乎手左雄上疏所云髡鉗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禍成于喜怒古今皆然也況輦轂之下仕而歸者重車盈道路貨財溢里閭市塵滿都門泉刀流郡國吏議莫之及也遠方下邑聞風而爭起矣尙爲有法度乎元世祖苦官吏受賄及將盜倉庫定爲重辟並坐言官不舉之罪可謂嚴矣然未知此兩案者皆非刑辟所能禁也犯此兩案者皆有貨財以開解免之門禁之彌嚴鬻之彌奢取之彌多案之彌不可勝徒以救火揚沸取具一時而無終朝之計豈能有所感化乎所以督持細民無敢訴冤固結上官互相壓迮其始原于兩造漸至盜賊公行壓迮彌甚且先誅求被盜之家以杜其口其憂豈不大乎善爲治者當厲廉恥以維持法度廉恥之心生則貪心自息廉恥之風盛則貪風自戢雖網漏吞舟而培植甚多禁禦亦多矣先王所以禁民爭心者不但用刑辟也五常皆用之故叔向曰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夫以仁義禮信革民非心此後世所不講也元人不重廉恥而威以刑辟法雖嚴于外心彌熾于內宜其懸諸象魏犯者彌衆卽稍自好又恐一旦意外之患無可解免先取足于無患之時而舉世無不貪之人則刑辟爲之歟矣

徵義

刑法非一代之事。參數代觀之。或異或同。皆可以徵義學者能明其義。則可以善後世之事矣。戮國君之弟之僕事不可行矣。然雖不能行而不謂無其理。故窮理者宜知之。若但以爲過人之行。聊一激賞而稱道之。視古人反淺于已。亦無大益。踵而行之。且恐有誤。張釋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蓋得魏絳之理。措諸行事者也。然非悼公明察。文帝仁厚。二臣亦不敢爲此。以取必于理。而大戾于勢也。文帝已廢肉刑。至武帝時。何緣復有腐刑之律。若司馬遷。張賀皆賢者。而坐之。不亦可疑乎。按許廣漢傳。少時爲郎。以扈從之勢。盜取他郎之鞍。吏劾從行爲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募之爲言。或因文帝所廢。子孫不敢輒復。而情法之可矜者。又不可不全其生。故以募爲名。若應募而至也。此亦曲全人生之意。非樂于割肌膚也。然別立科條。曲爲義例。以斷人肢體。何如直禁之爲愈乎。故自漢以後。不復存此律也。田叔焚梁獄詞。事班氏不載。褚先生載諸史記別簡。蓋中道而焚獄詞事不可訓。班氏疑而削之。是也。褚先生喜其奇異。詫而書之。此正史與野史之別也。通鑑復存之者。謂田叔歸獄。勝詭得公羊許季子之義。因悉其原委。而并及之。以爲議親之則。亦非謂焚詞之可訓也。經術之士。宜慎取之。權幸之臣。有所不快。欲人君因事誅之。至有假陰陽鬼神之說。搖動主聽者。梁邱據請誅祝史。衛奇欵請除西南隅大臣是也。人主最不可近藝術之士。恐其挾無稽之談。亂刑賞之大政。先事無從詰其謬。事後不及悔其失也。人君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春秋之義。大夫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也。以爲擿巢毀卵。則鳳不翔。剗胎焚夭。則麟不至。故有流放之典。以處罪戾。所以尊賢者之類也。臣之見放者。三年待于竟上。蓋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自嫌有

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以待君之誅非待君之赦也此亦在律令之外當存其理者也

中外

治天下者雖曰王者無外必取皇極居中故邦畿未寧勿問九服中國雖安不搏四夷唐虞三代正朔所及不過五千岐邠江淮之間仍其故俗朔野遼海之外戎服不改君臣泰然不憂區宇之狹也後世之君務在廣地闢境然地愈廣而威恩不制者始多境彌遠而風教失宜者亦衆一庭之外君門遠于萬里萬里之遠明聰阻于蔀豐適足釀成禍亂無益聲靈也且以中外大勢言之自秦以前中國衆建諸侯戎狄亦各有君長不相統攝秦皇以天下爲一姓而冒頓亦統一諸胡天地氣運至此一變此後遂爲敵國而相吞勢成南之防北非全力不能當北之于南亦然若尙如三代時別散分離焉能抗衡者于此見天心仁愛中外若一不使相侵暴也蕭何之儒者論及軍旅之事自然以安靜爲上策故其議匈奴一對引士匄不伐喪爲義欲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厥後揚雄諫受朝皆不欲用兵之意孫樵所言邊事其論將帥卽漢人州郡可任之說其論士卒卽漢人邊縣制敵之說大率邊事之論居多其要領不外此二說也田錫云率義動之衆徇無益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務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大率邊事失策居多其撮要莫不括此數言也若夫致金繪之奉是謂足反居上首顧居下非族類而居塞內是謂無出入之防萌猾夏之階結兄弟而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借兵力以平亂而華夏被其毒信甘言而劫盟而臣主蒙其恥皆中國之羞也禦之之法使治安形于內則

侮亂銷於外。是以來則禦之。去則釋之。非我故物則棄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中國之長計也。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民。驕武而窮征討之威。衰亂而致啓疆之漸。彊弱雖殊。其爲失策一也。然而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斯固人情所然。亦理勢所必然。宋事最可笑。介胄之士。皆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意。其他指畫多端。人人有摶庭之略者。皆縉紳之儒也。是以廟算雖紛。終歸于不可行。即可行者。亦不能責人以必行。所以一代武備。無一事可紀也。明代邊防。無臣服之事。無和親之事。亦無歲幣之事。然而最可痛者。邊隙一啓。奸相奸璫。輒欲居爲奇功。鬻爲奇貨。將以賄得督以私授。報功行賞。皆不以實。且也宋人空言之舊病。錮而不開。唐室監軍之覆轍。因而不改。威寧之捷。附驥尾而書勳。麓川之功。施薦蘿而受策。一代去此二事。更有何事可勒銘乎。雖中樞職在封疆。反爲所掣。方略任遺。總非己意。若守正不撓。則開邊生事之罪。旋踵及身。或死或貶。皆不可測。直待大奸事敗之後。昔之受貶受誅者。或復其官。或卹其胄。而邊事之陵夷。則不及救。非一二歲之憂矣。此又一代膏肓之疾也。

要荒一

要荒之道。直北不可力爭也。當以和好爲上策。其餘三方爲害。有時勿聽邊吏邀功生事。則久安無患。誰能閒之。夫冒頓統一諸胡而彊呼韓邪分五單于而弱。此彊弱之往事。古今所共覩已。然亦有可疑者。光武用耿國之策。立日逐爲南部。而北部求和。帝初不受。蓋受一不受二。所以示信也。如兼受之。則兩單于之心。皆不固矣。迨其再請。則亦受之。以爲旣不絕北。又可以安南部之心。受之而平兩家之憾。愈于不受。

而敦一家之信也。光武處此極爲得法。故邊境獲數十年之安。其後子孫因之。不離此指南之不能兼北。猶北之不能勝南。固兩部之情皆倚中國以爲重。明太祖旣歛元人于境外。彼中一世之後。卽與瓦刺分爲二種。互相仇殺。此亦南北並峙之勢。然以成祖雄武。徒勞兵力。卽宣宗之世。內治修明。亦不能得其要領。而使阿魯台之衆爲脫歡所并。二庭合一。以成也。先極重之勢。較之兩漢。萬不及一。是誰之過歟。蓋光武心存仁愛。視異域之人。皆吾赤子。觀其抑威宮馬武之請。諸將不復言兵。辭西域質子之書。東西南北自在。是以仁聲遠播。徧滿遐方。近者旣獲安居。遠者亦興嚮慕。匍伏款塞。而無二心。明之三祖。欲盡其種類。而鯨鯢之。是以彼中君臣上下。莫不畏懼。瞑目切齒。以圖南牧。雖頗示仁恩。間出賞賜。皆知其不由至誠。而仇機毒矢。無日不竊擬境外。宜乎不能得其要領也。誠因兩家貢馬之始。用招徠之法。示以大度。推以兼愛。不貪人畜之利。不快奮擊之威。未必不可德禮相懷。如光武事也。加以明代之弊。任將出師。牽制多而文網密。將無專閫之威。兵無死伍之義。此呼而彼不應。前擊而後瓦解。雖有衛霍之才。不能盡用。所長雖有狼瞫之勇。不能一夫深入。惟當結納中官。彌縫言路。始克免患而僥功。否則輦金檀帛以奉權貴。速圖內遷而離危地。任勞任患。又復委諸他人。棄險要而不守。委膏腴以資寇外。爲異域所窺。內爲奸邪所玩。旬致嚮導。相輔爲害。來則得志。去復誇張。借朝貢之名。恣侮慢之意。煩費無涯。中調不禁。賜予靡虧。寇盜依然。漏師多端。邊關虛設。而不可救矣。于此時而稱和好之利。豈非不治時務。非所宜言乎。

西夷有二種。有西域諸國。有西羌諸族。羌近隴西。頗能爲害。然其竊發。皆由邊將失于綏御。皇甫規所云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者也。若嚴敕邊將。可以無患。然則制馭之法。惟趙充國得之。段熲雖有大威。不足法也。蓋羌人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其勢不一。有時入寇。必先解仇合約。是以中國得而制之。其勝算惟設計以散其黨。招徠小種。使大種之勢稍孤。鋤芟大種。使小種之心益畏。舍此更無長策也。蓋種族之小者。其心常怯。畏天子之威。與畏大國之威同。至其私心。則以爲遠附天子。不過責其職貢。時或調發。且得閒邀賞賜。不若近附大族。有時利其土地。略其妻子也。天子赦其罪。而撫循之。未有不從命者。若大種之豪跋扈自矜。久已成習。視天子且不甚畏懼。何有于小族。但欲背叛天子。卽不能不結小種。以張其勢。然不免威劫行之。猶恐臨危相畔也。常思以恩結而不可得。若朝廷先攻小族。彼必匍匐救之。適中其施德之計。小族既受大德。而又歸怨天子。依附愈堅。而不可招徠矣。辛武賢守土之官。與進剿之將議論不合。亦不足怪。但武賢之意。以爲小種孱弱。易于取勝。一戰而勝。旣要爵賞于朝。又私歛獲于外。計無便于此者。所以極言罕當擊。其實損威失刑。而驅小種入大種。使羌勢益盛。羌黨益堅。則蔽而彊之敵。反不能克。一朝差跌。前功盡棄。所貴決策帷幄者。情態洞悉。而又無私好惡。有所左權。庶不誤國事也。至于屯田之計。所難決者。初罷兵時。羌人竊發。而不可禁。充國度羌人于漢。非有積怨深怒。不過爲憚勞畏堅。蓄力以擊其難克者。則兵力不耗。一戰旣勝。餘皆瓦解。奏功反易。若耗散兵力。用諸脆弱。而堅彊之敵。反不能克。一朝差跌。前功盡棄。所貴決策帷幄者。情態洞悉。而又無私好惡。有所左權。庶不誤國事也。

奸人所誅。微幸思逞。一戰不勝。其氣已奪。但以重兵在邇。不得不爲應敵之計。此時而罷騎兵。使知朝廷原無窮討之心。安得不悔悟乎。且先零之兵。日見削弱。又間諜之人受言而去者。皆能爲說。以攻其僥羈之心。而生其恐懼之念。有以知先零不敢動也。先零既不動。而騎兵不罷。兵雜聚處。閒隙易生。將士不協。卒伍相校。坐食無事。私出掠取。皆足以敗成謀。必兵罷而彼此心安。事乃可久。非收諸羌無以致先零。非罷兵無以安諸羌。二事缺一不可也。推轂之臣。多以避嫌畏咎。失事機之會。又以計畫未悉。有疏略之愆。雖其迹未嘗償一身之事。而事勢實大貽國家之憂。然後知充國得計。而羌禍遂弭也。東京之時。羌如故也。其患幾與一代相終始。失于閫外無成謀。廟算無長策。而宰相亦營私自便。三者參會。故邊境不靜。小醜日熾也。

要荒三

吐番亦羌種也。其師無饋餉。以齒獲爲資。然自秦漢以來。未爲邊害。唐室失馭。而有大非川之敗。其勢遂振。亦以高宗溺于晏安。臣下莫適任患。又玄宗約和之後。樹碑赤領矣。邊將乃矯詔襲取。大獲其利。遂致隴右盡喪。平涼劫盟。青海西入。乘輿東奔。豈非極重之勢。必不可反。至于大壞而後息乎。自長慶以後。唐與吐蕃俱中衰。五代及宋。蕃落自爲君長。常倚中國爲重。秦蜀二邊。往往族居。內屬者爲熟戶。餘爲生戶。朝廷之上。大抵皆以屬國法治之。取其相安。不拘文法。至今猶然爾。宋太宗時。吐蕃弱矣。猶下詔曰。念其種類繁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致殺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論。蓋異域小族。撫以甘言。鮮不慕義向

化可歎漢之武帝唐之太宗必欲利其土疆取爲已有故漢有二羌之憂以馴至于唐終有吐蕃之禍也若西域諸國形勢分而兵力弱非中國敵也漢由渾邪降而得敦煌以內故郡縣直接玉關日逐降而得敦煌以外故都護可治烏壘然而郭舜請辭康居杜欽論絕罽賓皆以爲無益之事班史亦云天地界絕自爲一區種類衆多不能統一雖屬匈奴不能爲中國害雖屬中國亦不克制匈奴所謂斷其右臂幕南無王庭之語皆非實錄也建武中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一切還其侍子報書曰大兵未能特出于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後代傳誦此語以爲盛德其後班超以此立功雖云不費中國物力而袁宏之論亦謂超非急務也明時哈密之舉乃成祖好大喜功留此釁端宏治閒大費經營正德嘉靖兩朝邊境之爭猶小朝廷之爭更大最可笑者邊境之事闖入議禮諸臣攘臂其間國是之亂至此極矣折衷之論盡于秦中老人之言其說曰我義未直兵則何威彼求方熾予則何恩況西域賈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黃犧以厚生苟馭之有備又何患焉蓋云棄之無損于中國也爾時諸公近舍朔方遠爭哈密不亦誣上而罔下乎

要荒四

箕子施八條之約以化東夷故柔謹之風異于三方自衛滿以中土人雜擾其間時有叛逆之事然終不能爲大害漢之玄菟唐之熊津其已事也日本去高麗已遠未霑箕子之化而又爲海外最大之國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固然然亦無意中國有時爲害者中國之人誘而致之也洪武初方張二僞旣平餘黨

未誅者悉亡命入海糾日本人入寇以故爾時倭患最多雖信國備海築沿海五十九城莫能弭也太祖招蜒戶蠻人漁丁賈豎盡籍爲兵海上惡少皆得衣食縣官而方張餘黨亦老且死沿海諸郡稍得休息然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番人亦習海口道里遠近曲折解構之奸由此而生宣宗許其貢市限以貢期約以人數凡貢不如期人船逾數卻而不受或私挾兵器者卽以寇論然而夷人得我郵符方物戎器滿載而來給官兵以入貢卽不如期守臣不敢詰苟幸無事爲請俯順夷情主客之司亦畫可條奏但云後不爲例其實後此再至亦復如是不敢卻不敢詰也雖朝廷以爲無事而夷人所至肆恣殺掠已不可禁加以世宗時有市舶中官顛倒夷使位次坐其所私之人于正使上席閒授以兵器縱其相殺戕我備倭將臣大掠旁海言官上言禍起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不知所當罷者乃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市舶之利在中國數世亦如東之馬市西之茶市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使歸于上減戌守之費以寬民力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無嚮導之憂自市舶罷而諸弊悉出諸法盡壞外交內調幾無寧日海舶一至奸商闖入其貨不肯與直夷人無如之何不得已而投貴官之家久之貴官亦不償直夷人乏食不得已而爲盜貴官利其亟去輒爲危言以撼有司趣兵討盜實敵之也及兵將出又漏言番人且爲好語啗之以沒前貨而市後恩由是夷人又最恨貴官而思掠其貨相與盤踞海岸徘徊觀望內之兇徒逸囚猾吏黠僧及失職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爲之羽翼攻城掠邑劫庫縱囚無不滿志矣加以朝廷之上出師命將用舍非人賞罰不衷戮力用命者往往得罪奸貪敗衄者率皆漏網是以兵出無功禍久

不解數郡蕭條瀛墻墟夷人久亦飽肉揚帆而去叫呼嘯聚者十有八九皆中土奸人雖時復剿撫莫能殄絕晚年海濱稍靖而中州沸擾矣

要荒五

南方之夷連涉荆交之區布濩巴庸之外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地險又可容其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然而性多荒惰暗于事機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此其凶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焉秦時亦有郡縣其地者至漢興而道閉高祖太宗不以介意武帝以後往往用兵雖時有勝敗然卒取而有之不惟隸乎象胥亦且歸於職方以其勢弱故也得之不足彰威滅之適以明忍善哉昔人之言曰蠻類雖人宜鳥獸畜之其小啁啾抵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馭使戾其天性噪呼咆哮駭起而奔突乃欲追捕窮討則散漫山林我敝而彼逸非勝算也禦之之道曰德曰威曰廉曰信當其無事宜佚蕩簡易寬小過持大綱正其疆域不使鄰境相爭陳其宗庶不使襲替相訟別其區宇不敢彊弱相兼而又免其錢穀之輸寬其方物之獻或有姦訐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勿使疽食浸淫此攻心伐謀之大略也漢武開拓三方皆非弔伐之師總欲利彼土地私其奇玩而南越之端尤爲無罪且因淫夫以蠶他國之母更爲中華羞唐宋之君必恥而弗爲也考其歲月乃在衛霍絕幕馬死大半之後勢必不能得志于北聊取小弱以代辛螫律以懷遠之道豈不悖哉又東越之王初保泉州後徙居大澤中去險阻而家平地于漢何罪而朱買臣襲取以爲功此又不與負固而抗衡上國

者比也。故先儒之論漢置安邊都護而西域驚。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皆貽譏後世。非盛德之事。善撫四夷者。亦靜之而已矣。魏徵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不易之論也。

通好

安邊之計。無如修好。漢之和親。有五世之利。此從來所共覩也。但講和既久。不能無反覆。要其歸宿。終以此策爲便。文帝爲趙佗置守冢人。尊官厚祿。寵其兄弟。然後遣一介之使。慰以溫言。遂得去其帝號。委質稱臣。信乎懷遠之道。駕馭之術。皆無如此者。其後祖逖與石勒通好。不聞于朝。自以己意專行于外。于國體甚尊。邊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成。但使方隅無事。王心載寧。以邊事論。則方叔之壯猷。以臣道論。則春秋公子結之義也。然范仲淹曾一行之舉。朝以爲大罪。不能如韓昌張猛。猶得見賞于其君。而不毀其盟。不致其辟。所以境外之事。日見其難。爲邊臣不敢自專。必歸其責于人。主人主亦不能獨斷。必取衷于公卿侍從。衆論不同。聚訟多端。而成南宋之局。若得祖逖在邊。使和議不發于南。而發于北。則盡善之舉也。然而邊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給于外。勞費于內。必如明之宣宗。每聞請款之奏。卽申敕邊臣。防其詐僞。戒嚴倍于他日。故君臣上下。皆無惰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寢僥倖之謀。爲得法也。呼韓邪入朝。此從古未有之事。禮以義起。豈可過于挹損。使在臣僚中乎。丞相御史引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之義。自是事理之常。蕭何之獨謂非正朔所加。宜待以不臣。從羈縻之義。此必斟酌理勢所宜。彼此所安。而後施行。未可于事後鶻突下駁議也。苟悅起而非之。亦是論理之詞。故悅亦云。漢之所行。爲得權時之

宜未嘗全以爲非。宋人有感當時之事故爲尊大中國之說。今且平心以觀。假令元昊入覲。諒祚詣闕。持廟算者果用苟悅之論。抑姑以望之爲成法。爾時夏竦之流。固不足校。卽韓范處此。亦恐高論無益。必歸實際耳。愚謂春秋之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匈奴爲敵國久原不在三代五服之内。卽以亡國之禮待之。亦當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孫。況慕義向化而來。豈可無加隆之典。春秋邾儀父來盟。因其接我而襃之。荆人來聘。去州舉之名。以獎慰之。奈何違經義。戾事宜。以慕義之君。實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仲中國之尊。學問不精。襲取嘉名。爭小節而誤大事者。或有之矣。惜乎其不講于篤論也。所可議者。呼韓入朝漢之禮。賜黃龍已浮甘露。竟寧復倍黃龍。至于河平又加厚焉。元壽又加厚焉。幾加厚若此。而猶可常繼者。是亦不可不慮耳。若夫降女之事。司馬公極言其謬矣。愚考武帝時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漢之罪人。江都女細君。楚女解憂。大率皆貸死而養于掖庭者。故遣嫁異域。卽以此屬當之。雖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國之體。非若唐室徑以人主愛女往遺之也。此亦不可不辨。

防御

邊境有必爭之地。不可失也。周之朔方。漢之新秦中。赫連之統萬城。皆西河之南。關右之屏蔽也。朵顏三衛與漁陽僅隔一山。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亦漁陽之屏蔽也。此二屏者。中國必爭之地。所以唐之邊臣。築三城于河外。置烽堠千八百所。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備。更回紇吐蕃之亂。朔方常爲中國所有。明自英宗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又輟東勝以就延綏。以一面之險。遮千里之衝。遂以此失朔方。深山大澤。顧在

彼中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一失也大寧之地明太祖以寧王鎮之其重可知靖難之初首劫寧王以成功成祖以其地與兀良哈遂使遼東宣府聲援斷絕而迤北南牧常狃伏此地以伺中國之間此又一失也漢武帝得朔方而棄造陽以北論者猶謂失策王安石倡欲取故與之說以筆畫地圖棄雁門外五百里太原之陷無不歸咎焉明時兩地並失所以一代邊事校往皆更難爲也防禦之策敵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援不及事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或王旅繼至彼已飽歸假令不歸則費役更廣又且衆論不齊任議舛錯平日先事之備雖有智者善謀而奉行之人必不甚力或以虛文誤實事或以小備易大防如趙充國請糴邊糧所需旣有成數司農僅許其半至于有司奉行僅供十二以十二之備支全事之用必誤國矣夷狄之人不可使居中土漢武帝得渾邪王衆分處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所奪匈奴地則徙關東貧民以實之蓋處降胡于今河套而徙貧民于今甘肅處降胡塞下所以禦外侮徙貧民新郡所以就膏腴未嘗以遠人居內地亦未嘗以吾民寘遐荒也趙營平馬新息反遠人天性而居諸內地欲以旦夕拘錄制其狼子野心然而盤結旣久萌芽輒生辛有伊川之歎復見于後世范史所以咎二賢之始事也太宗初降突厥欲徙居內地旣有五胡之覆轍欲井牧其人則天地無冠冕百蠻之理卽處之近塞若漢之南庭亦非無事之局故魏徵直請驅諸漠北顏師古李百藥咸欲居之遠方分其部落太宗不從而從溫彥博進熟之說卒以突厥宿衛致結社率之變知事之不可而後從魏徵言乃知處事自有定理紛紜異說皆不足用徒亂人意耳

若夫沿邊要害.令土人結砦自保.如有寇盜.許以擊其後隊.掠其歸路.亦可當前代屬國.猶愈弛刑減死.募戍遠荒者也.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以我有餘.易彼有用.若以茶易馬之類.可無禁也.其他物貨.若縱之使來而無程數.則權與利俱在彼.而不在此.法宜謹之于始.約束明而號令肅.使互市之中.折衝之計已寓.則制勝之道也.

雜事

以夷攻夷.雖曰中國之利.然兵事甚變.亦未知利害所歸.爲中國計.不可見利輒動.恐招寇生事.未知所終也.亦不宜有所左右.而遣詰責之使.萬一拒命.豈不損威.卽飾詞應命.而我無術以制之.亦爲所侮.閉關謝絕.爲好言慰之.是長策也.更有彼此相攻.而以鈔掠所得.歸功中國.以邀賞賜.此夷人巧計.分怨仇于中國者也.于此尤宜慎重.稍有不當.兩國皆怨.邊境無寧日矣.離間君臣.非禮義之事.不可以示遠人.宋人欲離間元昊三大將.以分弱其勢.仁宗不之行也.觀王莽分北邊爲十五單于.遂速其畔.分弱之說焉.足用乎.通好之後.受其朝貢.卽不宜納其亡叛.谷永伊邪莫邪之議.謀略之善耳.若周世宗諭江南修守備.在經則顯比之義.在往事亦中行穆子克鼓法也.邊境之上.雖云空地.不可輕以假人.其在人者.亦不可見利取之.漢時河西一鎮.半入夷中.所以隔絕羌人之路.義渠安國爲羌人請田湟水.朝廷雖未許.羌人竟緣此言.抵冒渡湟.郡縣不能禁.卒有先零之叛.此空地不謹而生釁也.王根向單于求溫偶駿王之地.貪奇林竹箭鷺羽.而示不義于鄰國.至于見拒.乃罷使臣以謝過.朝廷之恥孰大焉.此不講王者無

求之義而取辱也。東晉之時，武昌北岸有邾城，或勸陶侃分兵鎮之。侃曰：「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民不堪命，必引敵入寇，乃致禍之由也。」後庾亮戍之，果敗。此貪慕境外，而卒不能有之已事也。故冒頓不棄甌脫，武帝不有輪臺，皆邊事可鑑者。夷人入貢道里遠近，祖宗皆有微意，不可易迂迴而從直捷。忍習熟之後，或啓戎心，至于已閉之道，不可輕開。未闢之險，不宜鏟削。一開之後，未知利害所鍾也。夷人之性，主于趨利，利之所在，有弭耳而伏者，有張吻以噬者。方其弭耳，不可屬望以道義；即其張吻，亦可劫脅以制其怒心。最不可受其欺謾，以朝貢相磨，而道路不敢詰其剽掠，邊圉不敢禦其寇盜，皆謀國之大失也。

讀書說附錄

年譜

按公諱承諾。字君信。號東柯。村居時。號因齋。又曰隱磯漁人。晚年辭官歸。復號石莊。恆自稱石莊老人。世爲景陵人。

曾祖諱岫。字伯崖。鄉飲大賓。祖諱賀。字廷慶。累誥贈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父諱早。字遲卿。萬曆己卯副車除歸州訓。陞廣西太平府養利州學正。誥贈如廷慶公。嗣父諱永定。字安卿。補諸生。邑侯以大賓禮致之。不就。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十月二十八日戌時。公生于石門。

太夫人張出也。遲卿公初娶萬夫人生二子。長諱承詔。字君麻。由萬曆甲辰會魁。累官至南閣伯。次諱承誥。字君鸞。崇禎庚午明經。繼娶張太夫人生君訪。公諱承諾。爲諸生。復生公。遲卿公命名曰承諾。答客詩曰。伊余初生日。兄方令峽川。先君謂此子。遲暮幸有焉。大兒遠庭闈。寘此侍林泉。咳命承唯諾。不復顧軒輊。

四十二年甲寅。公八歲作爆竹賦。是年遲卿公卒。

自述七十歌曰。一十時。甫及童齡。罹偏孤。慈親辛苦。最憐渠。私賦弄物。惡浮虛。長兄驚喜。目家駒。素

繪韜髮色瞿瞿。晨出暮歸授塾書。少遭閔凶憾哺鳥。

泰昌元年庚申公十有四歲補諸生。

天啓元年辛酉公十有五歲遲卿公崇祀歸州名宦。

二年壬戌公十有六歲。

三年癸亥公十有七歲孺人吳氏歸。

四年甲子公十有八歲安卿公卒出繼。

君麻公在蜀上太夫人張氏書曰兒少鈍難于彊記而好爲沈湛之思以自異然識力尙逡巡不能決者先大夫庭訓之外每得吾叔片言而決之于是引伸觸類機緘漸啓其後捷南宮叨列第五吏治蒸蒸屢稱卓異皆吾叔力也今吾叔以無嗣而終天必不使其高才盛德斬而無報四弟岐嶷可使繼吾叔之後云云太夫人許之。

五年乙丑公十有九歲。

六年丙寅公二十歲食餼讀史西塔寺。

自述七十歌曰二十時青青衿佩食廩餼良師勝友稱品類明經之業彊人意廿一史書供游藝隱囊棋樛無睨視黃鍾瓦鯨知何器來日苦多畏墮棄。

七年丁卯公二十有一歲感勞疾。

崇禎元年戊辰公二十有二歲。

二年己巳公二十有三歲遲卿公崇祀鄉賢。

三年庚午公二十有四歲。

四年辛未公二十有五歲君麻公卒在病中。

五年壬申公二十有六歲太夫人張氏卒在病中。

六年癸酉公二十有七歲君訪公卒在病中。

七年甲戌公二十有八歲同吳公驥選古文春汲成三宜錄成撰西塔僧新置塔院記。

八年乙亥公二十有九歲。

九年丙子公三十歲鄉薦子襄生君麻公崇祀鄉賢。

自述七十歌曰三十時十年之內事紛多一病五載駒隙過慈母兩兄逝如何病已旋聞鳴鹿歌上策不收返舊邁卻顧初服美婆娑遊梁雖好柰蹉跎。

十年丁丑公三十有一歲公車不第從白下歸撰余君誌銘。

十一年戊寅公三十有二歲。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有三歲有瘞流棺事。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有四歲公車不第從襄陽歸嗣母劉氏卒。

楚俗歿于他所者家不入柩以爲不祥故宅稍隘殯斂畢迎柩新居成服受弔悉本土禮十四年辛巳公三十有五歲葬嗣母劉氏

十五年壬午公三十有六歲服闋入都

賊擾中州公車由白門北上賊阻燕齊乃畱白門

十六年癸未公三十有七歲自白門歸避地三臺湖始爲詩

公車之期旣誤聞李寇蹂躪襄郢從白門覓舟還楚至安慶撫軍張公亮有舊與書論賊勢甚悉張甚善之值荆襄旣陷大帥潰走九江江寧戒嚴大江不可行閒道往新安至江右復從袁州踰嶺至萍鄉又由湘潭至長沙過湖至岳陽渡江歸遇吳孺人攜子女避地蒿臺乃遷辟于三臺湖

國朝

順治元年甲申公三十有八歲復避于澄湖西灣

時賊尙盤踞縣城左帥良玉屯重兵武昌以荆西觀察章公曠爲前驅用東鄉兵與土兵萬餘人由竟陵進取以圖郡城敗績

二年乙酉公三十有九歲在澄湖

三年丙戌公四十歲賊潰移家蒿臺

自述七十歌曰四十時賊騎填鄂掠四圻三載將家避湖磯天步改玉尤堪歎城郭如故室廬非舉

目新亭風景違.身是還鄉丁令威.妻孥無恙共朝飢.

四年丁亥公四十有一歲.在蒿臺長女適于謝.

五年戊子公四十有三歲.移居西山.

六年己丑公四十有三歲.卜居七里河.觀察周公荃.以荒城吟索和.欲置幕弗往.

七年庚寅公四十有四歲.游泗遇黃公文旦.得青玉軒詩敍.作元闢傳.

八年辛卯公四十有五歲.子襄補諸生.

九年壬辰公四十有六歲.青玉軒詩刻成.南牕日知錄成.君鸞公卒.

十年癸巳公四十有七歲.子襄娶.

十一年甲午公四十有八歲.

十二年乙未公四十有九歲.部銓縣職.感微疾.

答客詩曰.蚤歲罹偏孤.先慈勸遺編.中年廁鄉舉.慈幃先棄捐.畫荻違荼蓼.負薪失仔肩.曲木誰攀
括糞壤莫陶甄.至今二十載.所如竟惘然.

十三年丙辰公五十歲.撰張太夫人行述.書嚴先生祠堂記後.

自述七十歌曰.五十時齒纔及艾頭.先皓遽氏知非苦不蚤.黑裘再敝青門道.歸向東皋借魚鳥.野徑塵坌風自掃.亟作畫牛眠烟草.年過半百山中好.

十四年丁酉公五十有一歲季女適于劉。

初猶涉獵二氏之書自是皆屏去不復寓目自題草堂歌云比來讀易無思慮益信臥疴多暇豫下簾不著老氏書焚香那誦迦維語。

十五年戊戌公五十有二歲水圮村居還家治城南端。

除夜詩曰四壁風霜氣百齡冰雪文寒城同守歲疊鼓正多聞。

十六年己亥公五十有三歲營城居構菊佳軒撰竟陵水患論與陳廣文書記家乘後。

始營城居詩曰南端抗列雉陰街轔百室雖非羅舍宅詠言自茲日教子下里門匪直崖栖吉。

十七年庚子公五十有四歲撰萬子頤莊序。

十八年辛丑五十有五歲撰譽宮頌。

康熙元年壬寅公五十有六歲。

二年癸卯公五十有七歲菊佳軒詩刻成撰峽寇論熊婺源逸事。

三年甲辰公五十有八歲與黃慈雲書。

四年乙巳公五十有九歲撰賦役平圖頌與吳氏兄弟書。

五年丙午公六十歲檄徵入都。

十一月倣裝稍畱安陸十二月由襄樊過南陽鶴路自茅津渡河歷虞阪澇歲暮抵平陽。

自述七十歌曰六十時選曹檄召詣臺門。自陳濛汜日將昏。目飛螢。心胚渾。蒙恩縱遣歸田園。冥飛鱗集樂邱樊。老人高臥起曖曖。玄牝聿求天地根。

六年丁未公六十有一歲告歸刻檄遊草。

正月在平陽。二月由平陽至趙城。三月抵京師。自初告至得準。審視往復者凡五次。呈嚴侍郎正矩詩云垂老只思還舊業。暮年所急匪輕肥。恐不得遂其志也。

七年戊申公六十有二歲構石莊于西村。

初志已遂宿疴稍閒構是以爲閒遊處。

八年己酉公六十有三歲潛邑王明府又旦遣使存問與吳司成書。

九年庚戌公六十有四歲往潛邑報王明府幣交。

十年辛亥公六十有五歲。

十一年壬子公六十有六歲子寢選貢入雍。

十二年癸丑公六十有七歲撰二史不爲王通立傳論。

十三年甲寅公六十有八歲撰王沱潛奏績敍。

十四年乙卯公六十有九歲失足傷面。

十五年丙辰公七十歲菊佳軒詩二刻成。

自述七十歌曰七十時十年抱膝兼伏腕著書言滿三十萬。覆瓿是甘祈無溷罷。卷猶然關兩楗觀物則兮味道論此中無欲亦無悶不慕青精餐白飯。

十六年丁巳公七十有一歲頤志堂詩刻成。

自甲寅至是詩不分體以年爲次按集可攷。

十七年戊午公七十有二歲撰戴小宋詩序。

十八年己未公七十有三歲繹志成讀書說成自丁未至是凡十有二年脫稿五次乃爲訂本述情詩曰經始協洽歲幾度春王日攝提一星周牆壁著楮墨文成三十萬離立分兩集。

十九年庚申公七十有四歲。

二十年辛酉公七十有五歲六月十三日卒。

三月舊疴偶作精神微覺有異然起居飲食如常客有至中堂者時與對坐未嘗伏枕五月疾勢漸增呼吸稍急手書遺子襍曰一緩葬二葬勿侈用三不祔葬四訃去俗稱自題銘旌云清辭官歸隱著書明道石莊胡承諾柩所遺導孫者皆筆硯文事之用無玩器無長物六月屏棄醫藥有勸之者答曰吾之五臟將與醫者嘗巧乎十三日昧爽令子襍書石莊別墅于木主燭下手而觀之曰吾神魄將栖宿于此旋指身曰不附此肉矣神氣閒定言詞安雅毫無憒容臨暮令具湯浴拭體皆周自立正坐以整衣冠旣令遷于地敕家人衣白哭猶召人人而頷之夜過半儼然而逝顏色如生十二

月十三日葬石莊。

二十一年壬戌孺人吳氏卒。

二十四年乙丑子彙續刻頤志堂詩成。

三十年辛未公崇祀鄉賢。

二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通國狀請至是督臣丁思孔撫臣吳瑛疏入俞允。



常 語 筆 存

著 湯 斌

常語筆存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常語筆存

清 睞州湯 滋潛菴著

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問喜怒哀樂未發曰。當於人欲淨盡時驗之。既而曰。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教人下手作工夫最親切處。

問岳生鳶飛魚躍。如何是子思子喫緊爲人處。答曰。鳶魚上下皆道之機也。吾人體道不可須臾離。亦是如此。曰然。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何處得箇空閒容吾疏放耶。然卻隨處自有箇恰好道理。一切將迎期必總用不著。所以工夫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爲先儒辨同異。亦是玩物喪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無一句不是實話。總之源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互異。正當反求之身。識其所以同者。勿向話頭討分曉始得。

問仁之體可以一言盡否。曰。仁體極難形似。如何一言可盡。仁者得天地生物之心。此言最宜體會。近代學者皆以近溪爲禪。近溪蚤歲于釋典丹經無不探討。晚年語錄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伯愚嘗私閱中峯廣錄。近溪一見輒持去曰。汝曹慎勿觀此禪宗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

中如落陷穿更能轉出頭來後歸聖學者百無一二惟究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近溪世所號爲近禪者其言如此則沈溺詖淫者可不知所戒哉夜坐岳生閒問曰先儒有因人泛問輒曰汝輩是揀心中疑的問是揀難的問蓋非誠心切問先儒常不輕答

一日舉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以告曰助長非必著力緊促只容些小私意便是

先儒嘗有言頓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頓者但必學問真積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處是頓因于漸也古人由悟而悔由悔而悟真實用功一日悵然醒悟渾身汗下透出本來面目從前誤亦有益若不痛不癢剽竊聖賢言語糟粕縱步趨無失究竟成一鄉原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

時有以助長爲患者曰心體原是天機動靜內外無不周流但時時體認天理不令昏散亦不可躁迫須知必有事焉工夫原極精密勿助長非鬆放之謂也稍鬆放便忘非必有事矣總之一涉有意便是私心

人不患思慮不甯只患心體未透

學者最怕是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問事親從兄有許多儀節亦不可不知曰如何可知但所謂儀節如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此念從何而

起侍父母而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有時離父母。則儀節于何處行。須要透得孝弟根源。則充之足以保四海矣。

問何思何慮。曰。何思何慮。非全無思慮也。觀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可見非無思慮。惟得其所謂一致者。雖千變萬化。而寂然者是在也。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怍而生。不愧不怍。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竇敏修爲泌陽諭。請問。曰。官無論尊卑。各有當盡之職。爲一官。卽盡一職。便是天地位。萬物育氣象。至于教之一事。培養人材。潛移世運。關係特重。

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于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事不論大小。只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事合理。一事不可忽略。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理流行于天地間。不有此身。虛而無著。此身關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若舍卻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曰。惟中庸。故難能。惟難能。故入其中。愈尋味。愈樂。

爲學工夫。只在當下作。如今日作宰相。便有宰相當下該作底。推之他事皆然。

或問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何也。曰。此是對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體不但惡非所有。卽善亦不得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爲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于情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這良知便是性。致良知便是擴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俱該在內。故說智也。該四端。宋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于執著。獸守一敬字。反是不敬。故教人只提醒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只是教人涵養未發。勿過執著而已。

凡事功不從心性上發出于自己毫無干涉。若于心性上毫無虧欠。顏子之蔬水簞瓢。便是禹稷事業。聖賢學問。只在心性上用功。譬如種樹。日于根本上培養灌漑。久之自然暢茂條達。縱未暢茂條達。根本自在。今人只于枝葉上用功。外面縱極好看。究之全非已有。

今人爲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非。略不爲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爲人的意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

嗚呼。此先大夫之所常語也。先大夫與臣言歸于忠。與子言歸于孝。平居講習討論。以日求所未至。有來問者。未嘗不竭誠而發其覆也。蓋言之可傳者百此矣。惜無誌之者。皆莫有存焉。溥嘗有所誌矣。先大夫見輒削去。曰。此未必是。吾他年稍自信。當筆以付汝。其後領史事。任經筵。出撫江南。入爲東宮講官。日無暇晷。迄不能有所論著也。溥痛先大夫人得不傳于後。將追述緒論以行于世。自居喪以來。昏昏然如憶夢中。將成而復悔。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今以無知小子。追思其疑似彷彿。毫

釐千里爲罪滋大此編鞏縣姚岳生記者十之五柘城竇敏修記者十之二錢塘沈昭嗣記者十之三各因所聞偶焉爾然皆記于當時失焉者猶寡因稍加訂正質竇山先生而梓之嗚呼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先大夫存語雖少皆躬行心得之餘也苟于此而躬行而心得之則亦可以無憾于其少也戊辰三月十八日男溥敬識

